

家
派
三
雄
傳

式

殷派三雄傳 第二集 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得彩興獵友取歸程 | 逢難婦俠徒探怪穴 |
| 第十二回 | 悟拳法巧除淫猴 | 走深山忽逢暴客 |
| 第十三回 | 落黑店俠士逗閒情 | 來野人強梁遭惡報 |
| 第十四回 | 出險窟兄弟喜相逢 | 吃彩酒朋儕話盜迹 |
| 第十五回 | 萬福宮遊士盜御珠 | 燕郊鎮旅店逢于捕 |
| 第十六回 | 徐俠士隔壁聽官聲 | 江捕夥招徒侮老總 |
| 第十七回 | 尤大威顯能服捕夥 | 徐輔子偵案坐茶樓 |
| 第十八回 | 慝私財溫生欺窮弟 | 踏城圍趙柱閃疑踪 |
| 第十九回 | 觀音寺訪案遇貧兒 | 繡屏巷攫金戲莽漢 |
| 第二十回 | 財取不義快人快事 | 愚而自用誤一誤再 |



第十一回 得彩興獵友取歸程

逢難婦俠徒探怪穴

且說輔子正見王和險狀。急切間沒作理會處。今見熊嘍忽露。真是天假其便。於是從崖上一長身形。掏鏢打去。颼一聲直入熊嚙。那熊狂吼一聲。只痛得力掙而起。不容分說。抱住那稍小的熊。亂咬亂啃。那稍小的熊不知就理。只當大熊臉酸。一下子玩笑惱咧。於是狗臉一翻。也便狂鬥起來。這兩家頭全力相搏。翻翻滾滾。直鬧的石飛樹折。須臾大熊先倒。那稍小的熊也便力竭。方狗也似跌到大熊身上。這時輔子業已趁勢趕下。一連兩劍。早將稍小的熊刺殺。方要趨視王和。只聽崖上馮玉喊道。好了。徐王兩位在這裏了。原來馮玉滋牙裂嘴的出完大恭。趕上獵隊。一嗅風頭。忙問道。王徐兩位呢。這所在。又有猛獸。咱就放圍咧。衆人道。他兩位先蹇上澗去了。於是馮玉率衆趕去。却不見徐王。只聞獸氣甚濃。所以一逕的尋

到懸崖上。當時馮玉等取路下崖。不暇各述所以。大家先扶起王和。靠坐於地。幸喜竟沒被大傷。只是右臂上脫損了挺長的一塊油皮。當時悠悠醒轉。略爲定神。連忙起謝輔子道。這不消說。準是徐爺救俺一命。但俺自入熊手。已經昏迷。不知怎的。得脫此險。於是輔子一說所以。並細述殺熊之狀。大家聽了。無不駭然。一看那魍魎似的兩隻熊。雖是死掉。還依然鋼牙利爪。輔子由大熊領下取了標。笑道。俺這一下子。總算徼倖成功。他若不自家爭食。吵窩子架。外人怎就會得手呢。（內亂者諦聽。）馮玉却笑道。總是俺這張屁股不爭氣。若不去出恭。咱一同走着。俺嗅風識獸。早有準備。王兄也不致遭此險咧。說着。細看王和道。王兄左頰上。怎似浮腫一般。王和道。俺也覺左頰上微微麻痛。說罷。隨手一摸。登時皮破血流。輔子笑道。那大熊。方纔將王兄當作活寶兒。誰要承他那麼抬愛。也得臉上脫

層皮哩。衆人都笑道。這話也別說死了。如今就有一種厚臉鬼。他那臉皮。厚似城牆。便是熊老官也。餓不脫哩。於是大家歡呼踴躍。一面取出金創藥。給王和敷上傷痕。一面取出剝獸傢具。開剝兩熊皮和膽掌。都有用處。大家留出足用的肉。餘者掘地爲坎。培上柴木。熬取熊油。這時馮等早入洞巡視一過。只見裏面甚是寬敞。乾草鋪地。還有些野獸乾肉。另堆積在隔落裏。看光景人熊之爲物。靈於他獸。不同脊梁朝上的動物。所以古書上稱熊之所居。名爲熊館。當時馮玉笑道。今天咱住這體面行臺。倒也不錯。於是命王和在洞歇息。便合輔子盪出。看大家將兩熊收拾畢。業已天光向晚。於是將熊皮掌等。收藏在洞。那熊油凝結在土坎中。便覆架上柴草。俟回途再取。當晚衆人各自安息。輔子一時睡不着。便合馮玉談起天來。因話及話。不由提起尤大威。現爲通縣總捕頭。馮玉道。如今的捕頭。不

像老年時容易了。因刻下盜賊中頗有能人。不但北方如此。便是南省裡也鬧得一榻糊塗。俺前兩年。偶在津沽道中。遇着個瞎先生。乾癯的一張臉。便如僵屍。走起路來。便都打恍兒。却背一面鐵胎鐵柱的三弦。彈將起來。音調雄壯。俺見他手指上光亮亮的。只當是帶的銀甲。仔細一看。却有一層非常堅韌的厚膜皮。當時那先生合俺同落在一個店。起先俺也沒注意。後來見他服用闊綽。飲食上更爲講究。好吃南作的菜。每要鯉魚。必須歡迸亂跳的。清蒸着。外加鮮笋口蘑。再就是糟豆腐。金腿紹酒。外帶着苦辣泡菜。掉着樣要上去。他只星星點點用點兒。就給了店家。立時開賬。一些兒不賒欠。俺暗想道。這瞎厮如此受用。一定行裝富有。有一天俺趁他出店。悄悄一張。只見他屋內。襪被行裝之外。只有兩支七寸長的大鐵釘。虛釘在壁上。想是掛三弦之用。除此以外。更無所有。俺見了。越法納罕。

過了兩天。忽滿街坊上闕傳近來左近人家。往往失竊。並且那賊單照顧深宅大院的人家。俺因事不關已。也沒在意。有一天夜深時分。俺偶在店後院馬槽後面去出恭。方蹲下身兒。却見從後牆上。一道烟似的。刷下一條黑影兒。簡直的奔赴瞎先生住室。俺傾耳一聽。微聞啟鎖之聲。當時俺好奇心起。大解畢。悄去微推那門。却是關的。俺仔細一想。越覺此人蹊蹺。因他一更敲罷。喊店家送了盆熱水進去。便砰的一聲。閉門安歇。當時俺悶在肚裡。暗暗留神。次日誠心不出店。以覘動靜。到得二更以後。果聞那瞎先生又要了熱水進去。俺急忙就他窻隙一張。只見他業已將長袍扎拽停當。兩支大釘。也置在案上。他正面對窗戶。只管擦那熱水洗右眼。須臾用面巾擦乾。猛的一睜。原來眼神兒賽如閃電。輔子道。哦。如此說來。此人行蹤。也就可疑了。馮玉道。正是哩。當時俺越法要覘他究竟。自他悄

然越牆出店。直到一大家主後院牆下。俺只給他個臀後跟。那家兒的後牆十分高峻。他却借鐵釘趁力。隨上隨釘。便如爬山虎似的直爬上去。您想他身手兒多麼靈妙。這不消說。是個夜行朋友了。俺當時悄悄覓回。也沒聲張。不想過了兩天。那先生忽來向俺告辭。並笑吟吟贈俺十餘兩銀子。道是下那夜裏勞乏得很。使人深抱不安。然而也就冒昧的很。今當遠別。且留不腆之儀。作個紀念吧。說着背起三弦。蹣跚而去。俺怔怔的送他回來。知他是囑俺口嚴之意。只好自己悶在肚裏。過了幾天。恰值俺有個朋友。從南省搭糧船販貨。也到津沽店中。他鄉逢故知。未免銜杯暢叙。俺偶說起瞎先生一段事。那朋友一問形貌。因驚道。俺數日前在某處下船卸貨。却遇一瞎先生。搭船南去。那形貌合你所說。正自相同。俺屈指一算。就是瞎先生走的那天。已到俺朋友下船之處。原來一日之間。已到三百

里之外。可見如今江湖中甚有能人。所以捕頭。甚不易當。然而像尤爺那身本領。也就比別人容易當了。輔子道。正是哩。因隨口道。像馮兄如此本領。將來何妨到俺大哥處。幫幫忙呢。馮玉笑道。俺除了降伏山貓之外。有甚能爲。將來如有用俺處。咱還有講究麼。兩人正說得熱鬧。却見王和用脚一踹亂草。大喊道。看傢伙吧。說着。大嘴一張。仍然酣睡如雷。輔子笑道。王兄今天吃了苦頭。睡夢還撒楞怔哩。於是兩人。也便逡巡入夢。次日起程。一路捕弋野獸甚多。這日將抵小長白山下。數十里外。但見羣峰飛舞。空翠插天。遙拱老陵。便似天然屏障。那一片搏天深遠的氣象。比青風山口等處。又自不同。當時大家賞玩不盡。便擇相宜處。佈置圍場。大獲貂鼠。要說這類物。人去捕獲他。真透着傷天理。因這種物性。最仁慈。尋常小獵戶。捕他之法。是脫光脊梁。臥在草地裏。貂鼠惟恐人寒冷。便好心好意

的去。佷暖那人。那人却趁勢捉鼠。您說人的性兒。多麼不夠瞧的。當時大家。在小長白山下。流連兩三日。大獲彩頭。剝的鼠皮。就委實不在少處。於是各人分携了。即便罷圍回程。一路上。縱觀山景。大家都高興異常。先到熊館中。取了所藏之物。這日旁午。已到虎洞。因所得獵物甚多。須紮製一具木地排。拖拉了走。大家便歇下。砍木的。砍木。理繩索的。理繩索。七手八脚。亂作一處。輔子不耐閒坐。便合馮玉。談笑一回。自行蹺登那帶土岡。信步向西行去。這時深秋時候。天高氣清。只見遠近樹林。霜葉紅的可愛。不知不覺。已蹺了七八里路。輔子正在四望徘徊。只聽深草中。有人細聲細語的喊道。喂。你這人。是那裏的呀。好大膽。一個人兒跑到此。敢是不要命麼。輔子聽了。不由大詫。因此問沒得人蹤。如何竟會有人說話呢。莫非山精野祟。來作耗麼。想至此。方一手按劍。只見草中。唿一聲。凸起一物。似

人非人。穿着一身稀破的衣服。又用軟草連串的一片一片掛在身上。頭上亂髮四披。却挽起個朝天椎。露着呆白的臉兒。望到脚下。却用亂布纏了個大疙瘩。就像馬蹄似的。輔子猛見。不由嚇得倒退兩步。方要挺劍喝問。只見那物。扭扭的走近跟前。道客官不必害怕。俺一般也是人。方纔問。却是好意。呵呀客官。奴家的苦楚。就一言難盡咧。說着。一屁股坐在就地。只是嗚咽。這時輔子。却辨出來物。是一婦人。不由駭詫非常。只見那婦人。臉色呆白。精神萎靡。眉目楚楚。有二十四五年紀。大料原先也是個俊人兒。於是止住他啼哭。一問所以。原來這婦人。名叫平姐。丈夫任保。出外經商。只賸婆媳在家過日。他那村落。距這土岡。還有百十來里地。却在小山環中。村名倒溝院。甚是荒僻。山村人家。都是碎石短牆。一日。平姐在院中晾衣服。却聽得牆外。吱的一聲。登時有個長毛臉。就牆頭上一恍不見。

平姐害怕。趕忙爬到平房上。四下瞭望。却也不見甚麼。却是從此後。村中養山菓的。都闕傳近來。只管丟失菓兒。過了兩天。不但丟菓。竟有個婦人。到野坡上去挖菜。忽然失去。於是村人大驚。都說是出了妖怪。每當傍晚。必要鳴鑼打鼓的敲震一回。平姐聽了。好不害怕。便就短牆上。加了頂高的棘枝兒。過了幾天。村中漸漸安靜。不想一日黎明。平姐起的太早了點。方揉頭撒脚的開了籬門。拾了水桶。到村坊公井中。去汲水。只轆轤一響的當兒。忽聽背後。只管唵唵風響。平姐忙回頭望去。却是一人高的大馬猴。通身灰色毛。已漸次都要白咧。箕張兩臂。如飛搶到。平姐只驚叫一聲。早被馬猴抱起便走。真個似雲催霧。不消半日。業已到他巢穴。馬猴還不傷害於他。一般的採取菓實等物給他吃。馬猴每出。便堵牢洞口。那平姐到此光生。景死。已置度外。就是想起白髮婆母來。真是心如刀鑽。（即

此一念。必當遇救。如此。有兩月餘光景。這日馬猴又去尋食物。兩日未回。平姐飢火中燒。甚是難耐。因見堵洞之石。頗有小塊。便竭力去掉兩塊。匍匐而出。一路覓取榛實松子。直到此間。猛見輔子。所以聲喚起來。當時輔子聽罷。又驚又怒。便道。任大娘。你既遇着俺。俺定當救你。因將自己來歷一說。平姐喜道。謝天地。您快領奴到獵隊中去吧。輔子道。慢着。如此惡猴。豈可放過他。你便領俺去除掉他。也給這一方去個惡害。平姐道。呵呀。徐爺您不曉得。那潑猴利害得緊。驢縱攫拿。上下如飛。有時節在洞口旋舞。便如人打把式一般。那身法兒。且甚靈妙。只他兩副手爪。便賽如鋼鈎。咱二人尋他去。不都是死數麼。輔子大笑。手按劍靶道。你通不必管。準管保殺掉他就是。平姐見輔子氣概。只得硬着頭皮。在前引路。還不住的東張西望。惟恐馬猴。冷不防撞將來。輔子見他端着馬蹄似的脚。嫻娜而前。

料是金蓮兒。沒得鞋穿。不由暗嘆道。古人金蓮兒。作掌上舞。也算風光到極處。如今這婦人。也就可憐極咧。思忖之間。來至一處。只見一峰陡起。上有盤行曲徑。甚是險峭。輔子方愁那平姐步履維艱。那知他却行若無事。須臾之間。已將輔子引上峯頂。只見上面樹木四圍。中間有五六畝大一處平地。細草如茵。甚是光潔。靠北土壁上。有月亮門似的土洞。洞口前又搭着個松棚兒。棚下青石滑潔。擺列了四五塊。便如几礅。那石旁矮樹上。還掛着個黃瓢兒。似乎人家灶下所用。輔子方暗詫馬猴作怪。忽一眼望見松棚上橫置一物。略爲沉吟。不由撫掌道。怪道俺們前些日路過此地。丟掉什物。原來賊老官在這裡哩。原來橫置的那物。就是獵友所失的標槍。當時平姐問知所以。便道。潑猴作怪的緊。時常掠得人家什物來。却是到手就弄壞。（是猴性。）並且愛學人。不瞞徐爺說。俺真被他纏擾煞咧。

他只在洞。整日際玩弄人。俺行動作臥。他都要學樣兒。俺有時傷心痛哭。他也掩了毛臉。嗚嗚的。您說可恨不呢。輔子聽了。忽然心有所觸。便道。既如此。俺教給你一條妙計。少時潑猴回來。你便如此如此。巧咧。就能結果他。說着將外面的束腰帶解下來。用短劍割爲兩段。遞給平姐。平姐咬牙道。但願他上這一套兒。但是徐爺藏在一旁。也要小心。那潑猴靈性的緊哩。於是引輔子蹚入土洞。方跨進兩步。輔子只覺陰森森潮氣撲鼻。當卽退出。坐在棚下。平姐取那黃瓢。由洞後舀了泉水來。與輔子吃了兩口。恰好輔子身邊。還有帶的乾糧。便取出與平姐分吃。平姐一面吃。一面落淚道。俺不食烟火業已多日。不知俺那老娘。如今怎樣哩。說着那眼淚有黃豆大小。直滾下來。輔子暗道。這婦人倒是個孝婦。俺救人須救徹。說不得須送他還家。但不知他還記得來路麼。想到此間。正要細細盤問他。便聽

得老遠的一聲猿嘯。十分清亮。平姐忙道。徐爺快些藏伏。那潑猴就要來咧。俺還須鑽入洞中。免他起疑。於是掛上黃瓢。匆匆入洞。這裏輔子左右一望。只見去洞數十步外。有株合抱的大楓樹。其上枝葉盤鬱。形如傘蓋。正可藏身。於是盤旋上去。方纔伏定。便見山風起處。忽的由盤徑上跳到一個馬猴。雖沒有火眼金睛。但看那長臂雪爪。也委實可駭的緊。脊梁上串鈴似的。背着一串山柿。一爪提着隻死鹿羔兒。一爪拎着那狼皮面具。躍舞而來。上得峰頂。先紅瑩瑩四瞷。然後直趨松棚。置下鹿柿。吱吱叫了兩聲。十分得意。便蹇去搬移石塊。十分輕便。輔子暗駭道。這潑物有此力量。倒也不可輕敵。正在思忖。那馬猴已跑進洞中。須臾將平姐拖將出來。按坐在青石上。便取山柿。都堆在平姐面前。一面際左右亂跳。意思是獻個勤兒。好博平姐笑臉兒。平姐都不理他。只是低頭落淚。那馬猴真個也

扭扭的坐在一旁。一低毛脖子。也將手爪掩面。輔子見了幾乎失笑。少時。平姐背身而坐。那馬猴也學樣兒。亂過一陣。便取柿大嚼。高起興來。便戴狼皮面具亂跳。輔子方暗笑道。由你這東西。戴上天官賜福的臉子。也脫不了猴兒胎骨哩。（調侃不少。）正這當兒。却見他揭去假面。一個猛躍。十分靈妙。接着孃身側步。兩爪一捻。便如打拳的。使個旂鼓一般。這一來。把個殷派高拳的徐輔子。倒登時看怔咧。不由暗詫道。他這跳躍法。竟有些意思。若用他這靈妙勢兒。攪入拳法中。倒也別致。正在沉吟之間。只見那馬猴。颯一聲。平空躍起三丈來高。輔子不由大驚。正是。

學無常師惟善悟。
靜觀蛇鬥草書成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二回 悟拳法巧除淫猿 走深山忽逢暴客

且說輔子。猛見馬猴一躍三丈餘。不由暗詫道。這比俺殷老師的一鶴冲霄法。也就差不多咧。於是留心望去。只見那馬猴。前超後聳。上下騰蹕。兩臂颼颼。賽如風雨。最妙是步法身段。輕捷絕倫。雖是亂跳亂舞。倒好似另一派的神妙拳法。張得輔子神凝意會。靈機觸處。早已記在心頭。這當兒。只管往拳法上揣摩。竟忘掉眼前跳躍的。是個既淫且兇的怪猴咧。少時。馬猴跳盡興。輔子亦條如夢醒。便見平姐。一聲長嘆。隨便向青石板上臥倒。馬猴如飛趕去。登時雙雙並臥。平姐坐起來。掠掠亂髮。他一般在後面撓撓毛頭。兩個鬧了一回雙簧把戲。於是平姐早作準備。倏然取出兩根帶兒。拋給他一條。馬猴得帶。越法歡喜。看平姐向脖兒上一圍那帶。他也如法作做。於是平姐站起。直趨樹林。檢一斜枝兒。搬塊頭石。墊着脚。上去

結好繩套兒。那馬猴跟在一旁。兩爪不閒。也如法結好。於是平姐。伸脖入套。右臂空袖兒一宕。咕嚕嚕蹬開脚下石塊。一個鞦韆。竟自宕悠悠掛起來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歡喜的馬猴。只管亂迸。這般好玩的法兒。如何肯不學。說到這裏。作者奉勸醉心。化的諸公。千萬不可瞎學人家拉屎放屁。恐怕一不小心。作了馬猴第二。您自己死掉。倒不在乎。咱中國大好神洲。數千年的神明華胄。要都跟您吃了掛落兒。未免可痛的很吧。當時那馬猴更不怠慢。一逕的伸脖入套。還得意的顛頭搖腦。只脚下蹬去石塊的當兒。登時兩臂下垂。於是輔子大笑。由樹上一躍而下。平姐也忙釋手。倏然落地。兩人對廝面。直看着馬猴氣絕。原來平姐右手。是由衣領內揪住繩套的。當時平姐。拜倒在地。道。虧得徐爺妙計。除此惡物。此間不可流連。咱們也快去。正說着。忽聞遠遠的鐵叫吹動。輔子道。俺們火伴來尋咧。

咱們快迎將去。於是匆匆取了那桿標槍。也不管猴兒掛到幾時。便合平姐。下得峯頂。直奔來路。蹺了七八里。早望見馮玉王和。各持標槍。由樹影中轉出。於是輔子高呼。馮玉止步。大家覲面。馮玉一見平姐。好不詫異。於是輔子一述原委。兩人且驚且笑。王和道。徐兄真有個詭路數。俺叫兔子王。此後徐兄也該叫猴子王咧。但是這位任大娘。怎生處置呢。輔子道。少時慢慢商議。不多時。到得虎洞。衆獵友聞知此事。無不駭然。又都可憐平姐。見他破碎衣服。不堪蔽體。便各由行裝中。取出衣褲。與平姐更換。又尋了一雙舊鞋子。命平姐套在脚上。須臾大家晚飯。便命平姐同吃。大家都圍攏着。聽平姐備述遭難原委。又知馬猴。曾竊標槍等。不由都大笑道。可見如今賊風遍地。須臾日暮。各自安歇。平姐驚定思痛。未免嗚咽。當由王和等勸慰一番。輔子道。任大娘不須悲痛。明天俺當送你還家。但不知你

的來路還記得麼。平姐道不瞞您說。俺們山村婦女尋常際拾柴下地。動不動便蹺出數十里。所以這一帶道路並不生疎。俺今約略來路。就在土洞東南方。俺記潑猴挾俺來時。過得一層山嶺兒。不多時便到巢穴了。獵友中一個年歲微長的。接口道。不錯的。距此東南方向。有一座杜梨嶺。想是此地。輔子因向王和道。既如此。明天咱須分路。俺去送任大娘。王兄等便自先行。俺隨後事畢。趕上你們。不必說。若趕不上時。請王兄在青風口稍候。俺如何。王和道就是吧。咱們不見不散。料徐爺既沒耽擱。脚步又快。咱們無非是前後走着吧。計意已定。一宿無話。次日不提王和等携了所藏的虎皮等。自行上路。且說輔子合平姐。由土洞取路。直奔東南方向。果然不多時。蹺過一層矮嶺。上面杜梨樹甚多。平姐道。此路不錯。咱過此還向東南方。於是行至天晚。好容易逢着兩個趕生馬羣的販客。一間倒溝。

陀。距此多遠。販客笑道。倒溝陀在正東面。你們却偏南來了數十里。明天還須轉繞。還正東哩。當時輔子等。同販客野宿一宵。次日取路向東。虧得平姐歸心似箭。也忘掉脚痛。跟輔子一路好跑。日平西時分。已入山環。須臾望見一處烟村。平姐喜道。謝天地。沒想到俺還有還家之日。徐爺請看。那村頭上有株大橡樹。一蓬傘似的。便是俺那村兒咧。輔子望果。去見一樹青青。這時平姐舉步如風。合輔子剛蹙入村頭。恰值有兩個村中小厮。背了柴筐出來。一見平姐。大叫道。唷。你不是任大娘麼。都說你叫怪物背去咧。却怎的得回呢。如今任奶奶。正想得你好苦哩。平姐聽了。眼淚直瀉的當兒。兩小厮回身便跑。一路大叫道。平姐回來咧。並且還帶了個體面客來。這一聲不打緊。唵一聲。村人爭集。便大家一窩蜂似的。擁向平姐門首。這時兩小厮。已如飛去報知任奶奶。那平姐離家門。還有十來步遠。早

見任奶奶淚流滿面。一步一跌的。搶到跟前。不容分說。抱住平姐。急切間。只管倒噎氣。良久。然後哇的一聲。大哭道。呵呀。我的媳婦。你可想煞我。嚇煞我咧。於是平姐大哭。婆媳兩個。登時痛倒在地。便有村中衆婦女。吱喳齊上。一面扶起婆媳。奔向家門。一面亂噪道。這定是這些日任奶奶吃白齋念佛經。所以纔感動神明。保佑着大娘還家。咱合村都該向空一拜。纔是老佛爺。是不會虧人的。這時任家門首。業已被村人圍得風雨不透。有的見平姐婆媳進門。百忙中擠不上去。便爬牆頭。大家眼光都集在平姐身上。要聽他遭險的緣故。却没人去理。輔子。輔子沒奈何。只得坐在門首大石上。便聽得平姐在院內。滔滔汨汨。歷叙遭險之故。並遇救之因。衆人齊叫道。竟有這等的仗義好漢。您說人家這分好心。咱村中該怎的報答人家呀。於是唵喇一閃。由任奶奶當頭。直捲出來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大家

向輔子一陣亂拜。原來老年間鄉風醇古。一家有憂喜事就關乎全村。不像而今風氣澆薄。不怕隔壁對門。都無關痛癢。當時慌得輔子拉拽不迭。便道。俺偶除潑猴。送還任大娘。何足掛齒。今大娘抵家。事情已畢。俺前途還有朋友相待。咱大家改日再會吧。說罷。一拱手就要開步。衆人噪道。徐爺却使不得。一言未盡。只見人羣中大笑道。俺們幸會着這等好朋友。少說着。也得喝個十來場子。聲異處。趲進一人。有三十來歲。赤紅臉兒。濃眉大眼。穿一身整潔布衣。手內拎着黏雀竿兒。不容分說。一把將輔子拖得死緊道。任大娘家。本來窄巴巴。咱們且到廟會裏。款待暢叙吧。衆人趁勢噪道。徐爺看俺當家子的面孔。也須少留兩日哩。原來此人。姓徐名琮。在這村中。便是頭兒腦兒。這徐琮。爲人好交。也會個三角毛的江湖把式。除務農之外。便出去趕廟場。賣生意葯。所以練得一副好嘴岔子。但其爲人。

却落落然頗有直氣。他先年時趕某處廟場。曾拾得遺金百十兩。他爲此之故。自己耽擱了兩日生意。却巴巴的追還人家。因此在這小村中。頗爲衆人敬服。當時輔子當不得村衆遮留。抬頭望望。又已殘陽在樹。只得同徐琮舉步。不提平姐婆媳悲喜交集。感頌輔子。且說輔子隨徐琮直奔廟社。那徐琮一路上稱讚輔子。大擗大叫。再加着隨後村衆擁在背後。招得滿村男女都出觀看。早有當地父老三四人。聞信趕來。不多時。大家入廟。便就公所室中。相與落坐。那廟祝烹上茶來。徐琮道。喂。老祝哇。茶倒沒要緊。你給我飛了去。先到豬胖子肉坊裏。割他半扇子豬來。順腳到施財主那裏鬧五六升米。那梁老媽媽的菜園子。你是知道的。咱給他個茄子黃瓜一齊數。各樣菜蔬。你挑他一担來。還有一椿。更要緊。說着。嚙的一聲。廟祝笑道。這一椿。俺曉得咧。您一天離掉這椿。也活不的。您要一罈牛罈呢。

徐琮笑道。好囉唆。你提他四五罈來。不結了麼。廟祝笑道。喏。今天徐爺。是怎麼咧。難道不過了麼。徐琮拍掌道。今遇徐爺。這等朋友。咱這莊家。款待俺。還覺不成敬意哩。衆人噪道。正是。正是。老祝你快去。輔子連忙遜謝道。俺今天打攪一宵。明日便去。何必繁費許多。徐琮也不理他。便趁空兒。拖了兩個父老。到外間。附耳數語。但聞父老道。正當如此。不然。咱村人如何過意得去呢。於是大家就坐。各相款談。那徐琮。就像獼猴一般。一會兒。支使村人。去尋精緻臥具。一會兒。又到廟厨下。吩咐一陣。村人中有會烹飪的。也便帮着忙碌。須臾。廟祝領着兩個村漢。抬將食物來。大家嘻嘻哈哈。高興非常。倒鬧得輔子。甚爲不安。須臾。酒飯停當。便在公所室內。擺列三四席。除輔子。自就賓位外。其餘都是主人。便大家團團圍坐。大吃二喝。雖沒有山珍海錯。倒也是酒池肉林。更加着村人爽樸性兒。脫略禮節。這一

席酒也便有趣的很。酒至半酣。不想徐琮賣弄起自己會把式。衆人趁勢慫恿道。今天徐兄（指徐琮）可遇着知音人咧。何妨玩套拳腳。請徐爺（指輔子）指教呢。徐琮吃得乜起眼。只是傻笑。衆人不容分說。便叫廟祝在院中點起兩支火燎。那徐琮酒蓋了臉。真個揎拳勒袖的。跑到院中。打了陣怯把式。鬧過一回。大家直飲至夜深方散。輔子宿在廟裏。掛念王和等。次日定要告辭。那知徐琮早已約下父老等。堅意邀留一天。輔子推辭的當兒。那平姐婆媳。早又趲來挽留。平姐又巴巴請輔子將小衣等換下。親自去洗濯。以盡情分。輔子雖却衆意。只得允留一天。這日在廟中。依然大家飲酒。酒過三巡。由父老等送出紋銀百兩。恭敬敬置在席上道。俺們敝村受徐爺莫大之惠。特伸芹曝微意。以報萬一。輔子笑道。這却是笑談了。諸位如這般相待。俺徐某即刻喫去。兩下裏正在推讓。只見徐琮一轉

眼睛却噪道。恭敬不如從命。徐爺既執意不收。咱們改日再報答吧。那裡就不見面呢。亂過一會。依然飲酒。既至席散。徐琮却陪住在廟中。詢知輔子生平。只喜得手舞足蹈。又一面扼腕道。可惜俺生意家事纏身。不然俺便跟你老作徒弟去。次日清晨。輔子結束登程。衆父老都來相送。只見徐琮匆匆的由廟祝屋。蹶來。手中拾着一個粗布包兒。向輔子道。您不是此去路過青風口麼。俺那裏有個乾親家。今俺特煩。給敝親帶點物件。千萬莫却。說着。笑吟吟遞過包兒。輔子接來。頗覺沉掂掂的。只見包上面的字道。敬煩台駕。携交青風口百家莊金奶奶查收。包後面還有一行字道。如金奶奶不在那裏。便請台駕。暫存此物。輔子不便詢是何物。只得裝入行囊。即便告辭。不提徐琮等。直送出村口。方纔回步。且說輔子一逕的撲奔回程。料王和等已經去遠。索性的沿途縱觀風景。只循王和所留樹標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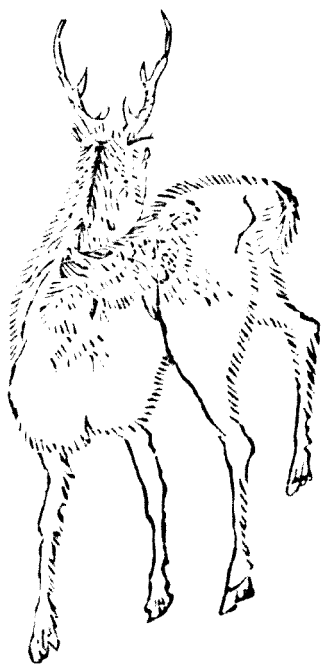
路撞去。老陵舊處過得魚腮峽。也是輔子一時大意。尋樹標走了一程。一看那樹標。合王和所削記。微有不同。原來是別的獵隊所記的。輔子道路既迷。登阜一望。惟見亂山合沓。草樹連天。却見向西南一股羊腸小徑上。隱隱的炊烟冒起。似有山家。這時夕陽將落。照得滿山峰紅紅紫紫。輔子暗忖道。那裡起炊烟。定有人家。且去借宿問途。再作理論。於是循坡直下。逕就小路。方趑得里把地。經過一帶叢莽。只聽背後。颼的一聲。輔子忙閃身回望。便見一個惡眉燥眼的漢子。由深草中持棍跳出。頭挽椎髻。身穿短衣。露着半段黑毛腿。兇實實野人一般。一見輔子。氣概凜凜。佩劍而行。不由將木棍護住面門道。客官走路吧。咱們各不相犯。留個交情何如呢。輔子喝道。你這厮。持棍伏路。定非好人。那漢子喝道。你這人。好生不知進退。俺倒想放你過去。你倒（句）說着舉棍打來。輔子笑一聲躲過來棍。

一個箭步。驢上去。只當胸一拳。那漢往後便倒。輔子一脚踏住他。方要拔劍。那漢大叫道。好漢爺饒命。您殺俺一個。便是殺俺兩個。輔子大笑道。你這套話兒。來哄那個。不消說。你定有八十歲的老娘。待你奉養。却是你這般的賊兒子。留在世界上。也是禍害。說罷。劍光一擺。只見那漢子雙淚忽落。正是。

纔從狙穴拯民婦。又在深山遇狡徒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股派三雄傳 第十二回



第十三回

落黑店俠士逗閒情

來野人強梁遭惡報

且說輔子舉劍將落。只見漢子汪然泣下。哭叫道。我的媽呀。如今兒子顧不得你了。俺昨天要了一籃飯。只好夠你活兩天的哩。輔子聽了。登時惻然心動。因叫他起來道。你這漢子。畢竟是何來歷。既有老娘。爲何不想正當奉親。却在此剪徑傷人。須知天理也容不得你。那漢哭道。爺台不曉得。俺這時氣慳慳法。簡直的就大咧。真是東幹東不着。西幹西不着。出門逢下雨。坐船遇逆風。給人磕頭。人家踢下巴。給佛燒香。佛爺掉屁股。俺姓牛行大。只有一個老娘。本無家業。只靠俺傭工度日。前兩月。俺給人家看菜園子。不知那個挨千刀的。將園中肥茄子。偷去許多。俺那個東家奶奶。不問青紅皂白。拍着屁股。罵了兩天。歸根兒。疑惑到俺身上。於是登時擡出。俺娘只餓得打慌兒。俺各處乞討兩天。終不濟事。所以俺想出這嚇人的

法兒遇見孤身膽怯的客。俺只持棍一聲喊。他往往丟下行李。撒腿便跑。不瞞爺台說。俺紅口白牙的。一輩子不會說謊話。老天爺在上。俺若敢傷客人一根汗毛兒。叫俺格崩聲。馬上死掉。爛脫骨頭。說罷。偷瞅輔子面色。只顧亂拜。輔子道。你既有老娘。也可憐的很。你能從此改過。俺當調濟於你。說罷。從腰兜中。摸出兩錠銀子給他。慌得牛大拜謝不迭。沒口子的道。俺一定改過。再不敢咧。不提牛大。瞅個冷子。一溜烟跑掉。且說輔子。趁暮色霏微。直奔那炊烟起處。須臾。趕到一看。那裡是甚麼村落。只林木深處。高坡兒上。孤零零一帶草房兒。碎石爲牆。深掩白板門。首還掛這個小箬籬兒。輔子暗道。不想這深山中。還有小店兒。莫非這股小山道。距甚麼村鎮不遠麼。思忖之間。趕進門。拍拍。叩。只聽裏面。嬌聲浪氣的應道。來咧。你這個人。難道後面有烏槍趕麼。就這等着急。可知老娘。正等得你心煩。

惹不耐哩。今天彩興怎樣。說着門兒一啟。閃出個三十來歲婆娘。生得黃白色俏龐兒。細高身段。鶻碌碌兩隻精眼。趁著微豎的眉毛。青帕罩髻。腰束布裙。下穿撒脚褲。一雙半大脚。甚是伶俐。手中拾着一把柴的短斧。一便有母夜叉神氣。寫得魑魍怕人。一見輔子。忙笑着打量兩眼道。俺當是那個。原來是位客官。您老敢是尋宿麼。小店兒無非將就。您老便請進吧。說罷。側身引路。輔子一面進門。一面道。店大嫂。貴姓。婦人笑道。俺姓盧。只兩口兒。在此過活。便胡亂開片小店。搭補日用。您老莫見笑。說着引輔子直奔客室。草屋三間。倒還乾淨。只是堂屋間。有具大鍋灶。壁上烟熏火燎。間有斑斑紅色點子。西間兒承塵板。已塌下一塊。露着黑窰口似的大窟窿。輔子端相一回。只得就東間。安置行裝。隨手將劍和鑊囊。並行囊。堆置案上。那婦人一面拂揭。一面瞅着輔子。笑道。客人貴姓。輔子道。

俺姓徐。婦人道。徐客人。自己走此小路。倒有膽量。莫非同伴落在後面麼。輔子隨口道。俺雖有同伴。却已覓向青風口。倒是俺失路落後咧。婦人聽了。不由眉歡眼笑。忽一眼望見劍囊等物。不由眼睛一轉。便搭趁着。覓近案。拂拭塵土。隨手將劍囊等物。携置榻上。眉稍一挑。即便偷生生覓出。這裏輔子也沒在意。便就榻稍息。想等婦人進來。細詢途徑。這時滿屋漆黑。但聽得山風怪吼。輔子暗想道。山村人真有膽子。像如此荒僻之地。倘有盜賊野獸來侵犯。怎生是好呢。正思忖間。只見室外燈光一閃。婦人嬌喚道。您老快接兒。盪掉手指頭咧。輔子忙下榻迎上去。只見婦人一手持燈。一手端着熱騰騰的洗面水。並有茶壺。輔子連忙去接面盆。不想剛端到。手那婦人小指一動。早將輔子手腕搔了一下。並且一個眼風兒飛過道。早是您手兒快。不然盪（句）說着抿嘴一笑。置燈於案。這裡輔子一

面置下面盆。一面暗笑道。好哇。原來這娘兒是個歪刺貨。可惜你遇着俺老徐。若遇着俺趙老弟。管許湊拍合腔咧。一望那婦人。仍在案旁。眼歡似的含笑注視。輔子便笑道。店大娘且去快弄飯。俺這裡解衣洗面。你在此也不方便。婦人笑道。您一個闖山南走海北的人。怎還大妞妞似的慚。說罷。低頭一笑。即便覘出一面回頭問道。客官用甚麼飯食呀。輔子道。不拘甚麼。婦人笑道。你這老客兒倒好伺候。輔子聽了。只管暗笑。却一面思忖道。這娘兒甚是邪氣。大概是媚客取贖之意。貧戶人家情狀也怪可憐。且待俺奚落他一場。然後正言勸他。須臾淨完面。落坐飲茶。業已初更敲過。輔子就穿堂裏踱了兩步。只見滿院中月華如水。屈指一算。又是十月望前。輔子方暗想出獵以來。轉眼已是個來月。忽微覺鍋灶邊血臭氣。輔子也沒理會。剛覘進東間兒。便聞背後小脚走動。須臾婦人端得飯來。

注。定。輔。子。面。孔。輔。子。道。話。不。是。這。般。講。偷。若。：。：。：。咱。且。講。個。比。語。吧。一。換。語。句。更。得。神。一。譬。如。俺。這。當。兒。不。怕。傷。天。害。理。意。要。欺。負。你。你。怎。一。句。一。婦。人。聽。了。登。時。將。手。兒。拍。向。輔。子。肩。頭。道。俺。不。看。你。是。孤。身。行。客。沒。娘。孩。似。的。便。老。大。的。耳。光。子。搨。將。來。俺。且。問。你。倒。底。怎。樣。欺。負。俺。洒。還。沒。入。肚。倒。來。調。戲。人。一。言。未。盡。只。聽。有。人。拍。拍。的。叩。得。門。一。片。山。響。接。着。有。人。氣。吼。吼。的。喊。道。快。開。牢。門。這。臭。花。娘。一。定。合。孤。客。胭。煞。咧。婦。人。跳。起。來。道。你。且。用。飯。俺。那。天。殺。的。回。來。咧。於。是。如。飛。跑。出。這。裏。輔。子。却。暗。笑。道。你。這。樣。的。仙。人。跳。恐。怕。跳。不。翻。俺。老。徐。沉。吟。間。一。傾。耳。便。聞。婦。人。嘩。啦。一。啟。門。便。驚。罵。道。你。這。人。怎。這。般。警。牙。裂。嘴。的。樣。兒。這。當。兒。纔。拾。着。哭。喪。棒。滾。將。來。可。知。老。娘。盼。得。你。緊。哩。便。聞。一。人。道。咳。喪。氣。你。還。說。哩。今。天。出。門。時。俺。就。說。便。是。打。槓。子。也。忌。犯。那。件。子。事。你。偏。要。浪。着。胡。鬧。那。會。子。俺。在。叢。草。

小道上。被一個過路的烏大漢。搥了一頓。還不算。還幾乎小命兒交代了哩。婦人笑唾道。悄沒聲的。因低語道。如今有客人在內。咱進內再說吧。那人喜道。活該又是肥豬拱門。俺出外跑折腿。倒不如你在家裏等現。一勾一說着。頓時咕嚕着餘音。便聞兩人悄手懾脚的。直奔內室。輔子暗詫道。怪呀。這個來人語音。分明是牛大那厮。不消說。這婦人是他老婆。這男女兩個。鬼鬼祟祟。倒要探個仔細。於是擲箸站起。悄然跟去。這院落。又無高牆大壁。所謂內院。就是一層籬笆隔斷。輔子略一聳身。已貓兒似的翻過籬去。趁勢一路矮身碎步。直到窗下。便聞婦人。格格的低笑道。你這傻瓜。真怎麼好。你方纔說你遇的烏大漢。不是前邊姓徐的。是那個呢。寶劍行裝。一一都對。牛大道。甯。真是他麼。那麼。咱乖乖的伺候祖宗過去。是正經。那小子。不但略膊勁可怕。便是他給俺兩錠銀。也有點情分哩。婦人呶

的一聲道。虧你還是男人胚子。我就知你遇事沒籌展。甚麼情分。講情分。咱幹這營生麼。方纔俺摸他行囊。十分沉重。咱這等孤雁不打。打那個呢。牛大囁嚅道。作翻他雖好。但我總覺乘不住心似的。婦人唾道。不用你嚇得那樣兒。俺早算計停當咧。蒙藥酒預備上去。他却沒喝。他終不喝時。說不得。老娘去陪他一陪。等他完了事。我悄悄偷出他防身兵器。（指寶劍。）那時刀柄在咱手哩。還怕剝不爛他麼。輔子暗驚道。好狠。這婆娘。却一刻也留不得咧。正在沉吟。又聞牛大吞吞吐吐的道。你陪他見個意思。也使得。但不。（句）婦人道。噲。那麼。咱就算了吧。俺沒學過木匠。不會拿分寸兒哩。你可知俺給你開門時。姓徐的已動手動脚。忍不的咧。如今閒話莫說。俺就去收拾飯具。你且看俺手段吧。你也別閒着。且去後院中整理肉囊。準備開剝。（寫得懸艱怕人。）輔子聽了。不由吐舌。趕忙翻身趑回。

方入客室坐定。便聞婦人脚步響動。須臾笑嘻嘻的趲入。輔子故意七起眼兒道。今天沒吃酒。倒似醉咧。店大嫂。咱們暈一覺吧。婦人笑道。你自己暈覺。如何合人商量。說着趲進案。要收飯具。輔子趁勢。一把抱牢道。阿唷。大嫂子。倒是商量着暈和氣些兒。正要暗展臂力。丟翻婦人。只聽院後面奔馬似的一陣亂跑。一聲怪嘯。慘厲非常。接着便聞牛大。慘叫一聲。婦人大驚。推開輔子。便向後跑。輔子不知就裏。剛搶起劍合鏢囊。要闖出去。却聽得砰訇廝鬥之聲。業已撞入內院。輔子百忙中。望見承塵板窄。便躡身踏壁接力。鑽伏進去。且觀究竟。先就檐隙。向院一張。恰好見四五人。攪作一團。已由內院撞出。輔子定睛一看。不由大驚。只見牛大倆口子。各持朴刀。簡直如瘋人一般。儘着力子。合三個野人似的東西廝鬥。那野人紫黑面皮。亂髮飛篷。真個是電目血口。臂似鐵杵。爪似鋼鈎。騰踔風生。由扑刀

斫上身。只鏘的一響。只輔子路一驚怔的當兒。便見牛大。一刀砍空。撞入一個野人脇下。那野人隨手撈來。一聲怪叫。喀喳聲。將牛大脖項一掉。這小子連哼都沒有。登時眼睛瞧了脊梁骨咧。這時婦人揮刀亂砍之間。早被那兩個野人逼到牆角。自知難免。倒過刀頭。只向項下一刺。也便屍身跌倒。輔子暗想道。真是惡人天報。但這三個野人如此兇實。莫非就是傳說的甚麼瑪斯憂麼。這物件如何留得呢。思忖間。正要拉劍跳下。便見一個野人業已闖然入室。夜貓子似的回顧一回。搶入東間。一眼張見案上殘飯。只喜得跌跌亂跳。便大把的抓來。只顧亂吃。嫌那酒壺碍手。便隨手置向窗台。正這當兒。門外兩野人也闖來。不消說是不必客氣。三個物件亂搶亂吃。喉嚨內嗚嗚有聲。餓狗一般。須臾兩個爭打起來。那一個啣啣數語。便三個鬨然趨出。一見穿堂的鍋灶。便大家相與拍手。便有兩個跑

出。先將牛大屍身拖入。便用牛大的扑刀。向胸口直割下去。一個將衣服一裂。那屍身早已鮮血淋漓。兩個正要動手鬻割。不想有一個。望見在屋的那野人。正在東間窗台旁。嚙嚙的吸酒壺。於是飛步趕去。劈手奪來。搖了搖。就口便吸。直至壺底朝天。方拍喳聲碎壺於地。兩個不由把臂怪笑。方踉踉跳。跳到穿堂。忽的牽連跌倒。只望得料理牛大的那一個。只管發怔。輔子暗喜。方想趁勢發鏢。說也湊巧。偏偏喉嚨一陣作癢。再也耐不得。只略略一嗽之間。那野人昂首望見人影兒。登時亂髮四飛。只一躍。已手扳承塵。輔子趕忙挺劍外推。噲一聲。直滑到野人臂肘。輔子大驚。虧得那草檐朽壞不堪。便趁勢拱起肩項。向檐口只一撞。接着用個輕燕斜掠勢。早由檐口。翻落院內。好笑那野人。還只咽直着眼兒。去掏老窩。不想承塵板。唰喇塌下。塵土亂飛。那野人方在揉眼睛。輔子趁勢搶到他背後。提劍

便砍。那野人吼一聲。回身撲來。輔子業已跳回院中。於是野人趕去。亂撲亂抓。兩條鐵臂。只撞的劍鋒兒錚錚山響。輔子雖是全掛子武藝。無如這等敵人。這幾手怯着兒。竟自鬧得手忙脚亂。虧得他聳躍靈便。捷似猿猴。一面踏瑕運劍。一面忽想起擺佈白熊之法。須臾野人趕近。輔子故意仰面跌倒。暗蓄劍勢。只那野人俯身展臂之間。輔子喝着。一個鯉魚打挺跳起來。白亮亮一道劍光。直奔野人額下。那野人痛極。便兩手奪劍。只一躍。輔子冷不防。撒手扔劍。倒被他牽得一跤。趕忙跳起之間。只聽倒牆似的一聲響。野人突的跌倒。還手蹬足。蹣跚。播鼓般關了一陣。方纔不動。輔子趨進細看。不由駭然。只見劍鋒兒。透出項後。竟有寸餘。那野人慘死之狀。好不難看。輔子定定神。只見盧氏屍身。就橫在野人一旁。不由望着冷森森的月兒。暗嘆者。真是殺機一動。互相倚伏。螳螂捕蟬。不顧黃雀在後。牛

大夫婦要害我。却被野人毀掉。我今殺掉野人。總算給地方上除害哩。但室內還迷倒兩個潑物。等他醒來。又費手脚。想到這裡。忙由野人項上。拔出血劍。就他亂髮上擦抹乾淨。方要奔入室內。只聽悶沉沉的一陣微呻。忽的順風吹來。輔子大驚。正是

山中誅惡方心快 甕底傳聲且耳疑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出險窟兄弟喜相逢 吃彩酒明儕話盜迹

且說輔子掛劍傾耳。但聞夜風蕭蕭。又沒甚聲息。正在狐疑。只聽微微呻吟。起於後院中。那沉悶之音。儼似牛鳴。盜中。輔子大疑。即逡巡入後院。就月光仔細一看。只從後院中一帶草房。柴草堆積。除四五隻大甕外。也無別物。輔子隨手掀起甕蓋。却聞得一陣腥鹹惡味。一回頭。却見北牆隔落下。還扣着一隻鬼臉青的粗瓦甕。輔子信步趨近。不隄防甕內。卒的一聲。倒將輔子嚇了一跳。趕忙彎倒腰。掀甕一看。便見裏面黑魃魃蹲伏一物。仔細一辨認。却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。被縛的餛飩一般。業已神識昏沉。低着慘白面孔。口角邊拖下白沫。輔子大駭。便拖他出來。先掏出堵口土塊。然後解去其縛。涼風一吹。那少年悠悠醒轉。不暇睜眼。便哭叫道。盧奶奶饒命。可憐俺遠方孤客。俺瘦到這般光景。也不中吃。咧。忽開眼。

望見輔子。手提短劍。只嚇得抖作一團。輔子情知有異。因笑道。兄弟。你不要怕。看你光景。是在此遭了患難。如今牛大夫婦。已遭天報。你怎的落難。快些述來。俺好救你出險。少年聽了。又驚又喜。強掙起來。望輔子納頭便拜。輔子連忙拉起。因自己跳盪良久。也有些疲倦。便合少年。就甕旁席地而坐。那少年未從開口。痛淚直瀉。哽咽道。俺姓徐。名達善。江南人氏。年幼時節。也曾讀書。後因家計牽纏。只得改學買販生意。過得幾年。稍有積蓄。俺娘爲生發微利。添補日用起見。便將先父在日所存遺金。並積蓄金。共一千五百兩。都放在當地一家商號中。借生微利。這商號名謙益公。十分殷實。號東張太公。人甚誠實。過得兩年。俺按月取利。並無舛錯。咳。不想張太公。年邁病故。那少東張子遼。竟自兩眼一翻。不認這筆賬。輔子道。豈有此理。你既存款。定有他商號中的摺據。難道你不會告向當官麼。少年嘆

道。恩公你不曉得。摺據雖有。俺如何敢告官理論。那張子遼。簡直不像太公的兒子。倚着財勢。強梁霸道。無所不爲。外號兒張花雀。因他脖項上。用漣青鐮刺着喜雀登梅的花樣。手下打手無數。廣結匪徒。只在三五兩舍家。遇事生風。他又是那一帶的紅幫頭兒。動不動。割剝椎埋。便是官府也怯他三分。恩公請想。俺如何敢合他理論。輔子道。如此說。此人是一大大土豪。他自恃甚麼能爲呢。達善道。那厮頗精拳脚。自稱天下無敵。當地一般花拳繡腿的少年。沒人不佩服他。他春秋兩季。必要擺設藝場。賭彩較藝。鬧得地面上亂糟糟。很不安靜。輔子聽了。微笑道。此人竟稱天下無敵。倒也好大口氣。達善道。俺當時沒法索債。母子們忍氣吞聲。只得耐個肚子疼。且謀生計。俺便折變家產。得了百十兩銀子。搭了糧船。北到京都。尋俺一個鄉親的商號。想設法作點小生意。說着揮淚道。不想俺時運不濟。

俺那鄉親。恰巧於半月前。因生意虧折。收店回南。俺一撲是個空。未免愁悶焦燥。落得店中。便是一場好病。及至調理復元。業已資斧淨盡。虧得同店中有兩個木行中的夥友。見俺堪堪流落。又知俺還能寫算。便道。徐客人。你一個異鄉孤客。困在店中。北京地面。米珠薪桂。是可以餓死人的。過兩天。俺們事畢。回轉本行。你跟俺到行中。屈尊你記寫賬日。不好麼。人走到天邊。端個碗。且混一步。是一步吧。俺一聽機會難得。百忙中。也沒問他。那木行在那裡。既至登程。方知他那木行。却在老陵偏東一帶。地名紅馬川。須經過此山。許多險路。當時俺三人結隊上路。進得青風口。沿道上。都甚平穩。不想前數日。正走之間。忽然山風暴起。冷風刺骨。接着便淋淋漓漓。瀉落起雨來。俺三人衣服濕透。只是戰戰抖抖打噤。忽望見此間。似有人家。便不管好歹。奔將來。想且避雨。那知這一來。竟闖入鬼門關裏。當時牛

大夫婦好言款待。及至雨住。天色尙早。俺三人深深致謝。便要起行。牛大道。客人們不如暫住一宵。俟明天招些山村人。護送你們一程。因近來這一帶。時有瑪斯憂野人出沒哩。俺三人不知就裡。還喜幸遇好人。當時依言住下。晚飯時。那牛大只顧殷殷勸酒。偏巧木行兩夥友都好喝盞兒。俺不由只得隨喜。一杯落肚。便覺天旋地轉。及至醒來。業已被人綑縛停當。說着。忽機伶伶一個冷戰。滿口牙齒只捉對兒厮打。忽蹶然閉過氣去。輔子趕忙揲喚他醒來。達善哭道。俺若非恩公搭救。此時已作了甕中鹹肉了。當時俺睜眼一看。牛大挽着小髻兒。正手持厨刀。將俺那兩夥友一塊塊開剝揉鹽。只管往大甕裏丟。一眼瞧見我。就來揪提。那婦人勒着胳膊。濺得鮮血淋漓。便道。且暫留這個牛子。慢慢受用。肉陳了。也不中吃哩。於是將俺安置別室。俺看牛大不在跟前。便苦苦央及他放掉俺。那知那婦

人通不理會。那會子放翻俺。正要開剝。不想有人拍拍叩門。所以將俺扣在甕下。便是這般苦楚。方纔恩公說牛大夫婦已遭天報。莫非惡人死掉了麼。於是輔子從路遇牛大剪徑說起。直到刺殺野人。聽得個達善惟有念佛。不由喜道。恩公如此本領。真個是天人一般。俺達善得遇恩公。想也是先父徐山甫一生正直的感應。這句話不打緊。只見輔子一拉達善道。你說甚麼。令尊就喚徐山甫麼。你在江南。是土著還是流虜呢。達善道。俺雖是江南生人。却聽先父說道。俺老家本是直北人。因荒年逃荒。纔到江南。俺先父還說徐姓親丁鮮少。只有一族兄弟。移居薊州地面。後來音問隔絕。也不知那支人。還在不在哩。輔子聽了。不由眼淚汪汪。因急問道。如此說來。令堂娘家莫非姓陳麼。達善道。不錯的。恩公怎的曉得呢。輔子忍不住潸然泣下。一拍達善肩頭道。兄弟。你如何還這般稱呼。俺是族兄徐

輔子哩。真是咱祖宗有靈。使咱在此相會。達善聽了。不由張大了口。作聲不得。於是輔子一述自己的家世來歷。雖滿面喜色。仍是淚下不止。又大聲道。俺父親在日。常提俺族叔山甫携家南去。並說俺族姪陳氏。怎能治家哩。達善聽了。就月光下。只管端相輔子。忽莽熊似的。向前撲抱道。呵。嗚大哥。突的不苦煞兄弟呀。這一聲不打緊。只叫得輔子。從至性達天中。發出一種說不出的感慨愉快來。原來輔子。少年孤露。孤另另長到這麼大。何曾有親人叫過一聲大哥。當時兄弟倆悲喜交集。互相欵語。輔子方知達善。就住在江蘇松江府城中。陳氏老健。家境貧苦。兩人這一番情話。竟耽擱了一個更次。忽聞前院中。呻嘶一聲。輔子驚道。俺到忘咧。前室中還有兩個野人哩。於是提劍跑去。只嚇得達善動轉不得。須臾只聽得輔子喚道。兄弟這裡來。達善顫抖抖答應。躡至前院。一望院中。險些跌倒。只見

三個野人並盧氏都死在院外。掛着靠盧氏還有具血淋淋的屍腔。正是牛大這一來。却應下俗語兒。真是牛的朝東。驢的朝西。於是輔子笑道。兄弟不必害怕。且尋些食物。吃飽歇困要緊。說着。同到牛大室中一尋。果然還有乾糲熟飯之類。並有幾件整齊衣服。並一包碎銀。約有數十兩。大概是殺掠行客所得。兄弟倆更不客氣。便作主人。輔子一面看達善用飯。一面道。怪不得俺的獵友們說。山中有瑪斯憂。這三個怪物。定然是咧。達善道。不錯的。俺被惡婦閉縛了好幾天。時時聽他夫婦吵甚麼。瑪斯憂近來鬧得兇。商量遷居。不想天網恢恢。他們吃慣人肉。也被瑪斯憂割殺咧。須臾。達善飯罷。兩人談到夜深。略爲盹睡。曉色甫分。即便各自結束。輔子命達善揣起那包碎銀。也提了一把扑刀。來至客室。輔子一面佩劍負裝。一面笑道。俺行囊中並無貲財。不想那惡婦因沉掂掂的。竟起歹念。正說着。

達善望見銀箸在案。喜道：「原來俺此物還在。」輔子問其所以。方知是山甫故物。達善以手澤所遺。時時隨身。雖在京窮困。也沒忍賣掉。輔子命他揣起。方出門行得里把地。輔子忽笑道：「兄弟在此少待。俺去去就來。」於是翻回去。須臾。蹇來道：「兄弟走吧。如今停當咧。」達善也不知他葫蘆內賣得甚麼藥。只得匆匆拔步。只蹇得二三里。輔子笑道：「背後好齊整的焰火。兄弟怎不看看呢。」達善回頭一望。只見牛大家業已烟燄瀾空。接着四圍草樹。火雜雜燒將起來。達善想起兩夥友。好不傷感。輔子道：「這險僻道上的賊巢兒。倒是燒掉爲妙。免得再有惡人。」據路劫客。達善聽了。連連點頭。這日及午。却遇着一羣販馬的山客。輔子問明道路。方纔蹇合赴青風口的山道。沿道上。遇着山村人。問及獵隊。方知王和等早已過去咧。兄弟倆且談且行。十分暢快。這日來至青風口。先到葛四卡房。去問王和。卡兵答道：「王

爺獵隊頭兩天從此過去咧。曾留下話兒給您。是在馬蘭峪相待。因在鎮上出脫野物。須耽擱幾日。便是俺家葛爺也。赴鎮演操。不得欸待。抱歉的很。輔子道。這想是例操吧。卡兵笑道。甚麼例操。不瞞您說。這又是賊過關門的勾當。俺那位鎮台大人。提起一啣嚙擊下一塊的樣兒。吸大煙玩小婆子。還沒工夫。他會高興整理營務麼。只因近來州境（遵化）多有竊案。又搭着月前。新換了州官兒。雖是捐班出身。却精明強幹的很。一到任。便注意捕盜。俺們鎮台大人。如何能不敷衍一下子呢。但是近來竊案也真希奇。專偷大家主的金珠塊寶。那怕你深宅高院。收藏嚴密。竟會丟掉。看這光景。定是高去高來的飛賊。這纔七八天光景。連鎮上管陵郎中富二老爺的伽楠朝珠。價值三千金的翡翠搬指。都偷去咧。輔子聽了。頗詫異。只得暫住在卡房。由行裝中取出徐琮託寄的布包兒。遍走村中。一探

問白家莊金奶奶。不但金奶奶沒人曉得。便連百家莊都沒得跑得個輔子。十分焦燥。回到卡房。正沒作理會處。達善問知情由。一看布包上的字。兒却笑道。這包上寫着尋金奶奶不着。大哥便收用。或是人家過意不去。故假此法贈與大哥。都未可知。難保其中不是銀兩哩。輔子聽了。不由恍然。打開包兒一看。果然是百兩紋銀。並有倒溝陀村衆的送帖兒。輔子笑道。他們這一來。不打緊。怪不得牛大的老婆。說俺行裝中有貲財哩。只得收起來。次日登程。一路上兄弟談笑間。達善不由嘆道。俺來時。好端端同着兩個夥友。如今却騰俺一個咧。輔子道。真個的哩。兄弟之意。還是回南呢。還是想在北方謀些事作呢。依我看。你不如快些回南。以慰老母。達善躊躇道。俺正欲回南。但因家計貧苦。沒法賞生。因此又割決不下。輔子笑道。傻兄弟。你有許多存款。在張姓那裏。不會把來營運賞生麼。達善笑道。

大哥又作笑談了。俺如能向老虎口中取食兒。也不至漂泊到此了。輔子聽了。不由雙拳一揎。哈哈大笑道。兄弟。你放一百個心。這點款子。都在爲兄身上。俺正想出門遊歷。明年春天。俺當赴江南一行。順便給兄弟索取此款。豈不甚妙。憑他甚麼張子遼。也須吃俺一頓拳頭哩。達善喜道。如此妙極。俺也便不耽擱。前途到鎮上。咱便分手吧。輔子笑道。不須忙。爲兄雖自己無家。兄弟總要到蟄龍峪盤桓兩天。俺就恨人家說俺是獨頭蒜。如今俺有了兄弟。爲甚不顯弄呢。說罷。眼圈兒一紅。惟英雄能富至性。觀於輔子益信。達善見了。更爲慨然。因道。俺家便住在松江府城中。華嚴巷後陸雲巷。大哥一問便知。輔子應諾。一日行抵馬蘭鎮。直奔舊居。果然王和合三四獵友。在店相候。大家厮見過。問知輔子得遇達善之由。無不駭然。輔子問起馮玉與其餘獵友。方知業已分彩散掉咧。當日午後。

大家正在聚飲歡叙。吃彩興酒兒。恰好葛四蒼將來。輔子便述在青風口卡房相訪一節。葛四笑道。好東西。輔子合大家一聽。不由愕然。葛四却接着說道。兵崽子呀。俺臨行時。那等吩咐他們。徐爺如惠臨時。便好好款待。不知他們還會伺候您麼。若慢待一些。等俺回去。敲折他們狗腿。不瞞您說。頭兩天俺乾女兒。送俺一罈新熟的黃米酒。俺都沒割捨的吃。專留着敬徐爺哩。輔子未及謙遜。王和一豎大指道。還是徐爺臉面大。俺打攪你一塲。也沒嘗着你乾女兒的體己酒。是甚麼味兒哩。今閒話休說。且來吃俺個彩酒吧。於是將葛四拉坐下。飲過兩巡。王和道。明天俺們便要去咧。葛爺不久也回來麼。葛四笑道。別提咧。也不知是那個賊老爹。沒陰功。鬧得地面上。一楊糊塗。富二老爺。既丟了許多東西。雖說是州里應緝捕破案。然而俺們鎮台大人。既在此間駐。那賊居然鬧到眼皮子底下。未免有

些不夠瞧的。所以這些日。連日演操。臊空脾。這兩天。真把俺累苦咧。你想俺丟下操法。業已十來年。這當兒。楞幹舊營生。就如老荒秀才拈筆管。花眼婆婆拿繡針。就別提怎麼撇忸咧。偏搭着這個新縣官。捕務認真。人家也真能幹。自到任以來。便捉了好些積竊。說也奇怪。他不定那時。忽然喚進捕頭。吩咐道。某處某地有偷兒。或某行有賊窩。捕役捕去。果然獲盜。他又能偵察如神。便是人家放個屁。他也曉得。有一家兒。招了幾個街坊上婦女鬥梭兒湖。婦女局本如家雀場子。一面鬪。一面吱喳說笑。局主便發話道。你們悄沒聲的。州大老爺就似個精靈鬼。你們只管吱喳。他若來抓得賭去。便不妙咧。衆婦女聽了。果然害怕。一齊噤聲。局主趁這當兒。便向牆紙中。插藏了一張牌。這把湖。居然是局主大勝。不想被一個眼明手快的媳婦子。由牆紙中搜出牌來。於是大家登時亂吵議罰。局主自知理屈。

一嘴難敵衆口。只得紅着臉兒。認罰個紅燉肥豬頭。給衆人吃嚼。過了兩天。這局主因保了一頭媒。兩親家因親事。輾轉到官。拉了局主爲證。那州官兒據理判斷畢。兩造都下堂。那局主站起來。拍膝蓋土。方要扭出。官兒叫住道。你這老婆子。偌大年紀。怎麼好管閒事。又不學好。家中放湖局呢。局主聽了。自然是盡力的分辯。官兒笑喝道。你輸給人家豬頭吃。都不心痛。還分訴甚麼呢。王和等聽了。都爲詫異。一獵友道。這州官如此精明。真賽如說書唱戲的包龍圖咧。既有這般能幹官兒。還愁近來盜案不破麼。葛四笑道。你却沒猜着。如今這州官。一般也完了能爲。只知急得獐獐似的。拷捕頭的屁股哩。大家聽了。各爲一笑。須臾酒罷。葛四醉態踉跄。舌頭都硬槪似的。大家送至店首。葛四道。今天晚上俺還來談天兒哩。按理說。諸位再住一天。容俺盡個東道。北街上新開了一片京館兒。好齊整的館。

兒餅。並地道關東老白乾。一杯入口。噎的人。嚔。嚔。一傢伙。咱們喝一場子。再散吧。正在胡噪。忽的向東一望。詫。道。怪呀。這個孽障。下山來幹麼呀。正是。

醉卒踉跄醺綠醴。店坊躑躅遇黃冠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萬福宮遊士盜御珠

燕留鎮旅店逢于捕

且說輔子隨葛四眼光望去。只見從東搖搖擺擺。蹺過一個中年道士。後跟一個俏俊小道童。手執棕拂。後面還有個山漢。挑着一担禮物。約有十來樣。都打着精緻蒲包兒。那道士有四十來歲。一張油晃晃的大驢臉。短鬚碴兒。眯縫眼。滿臉酒色氣。戴一頂青緞道冠。穿一件香色緞道袍。雲履飄然。十分闊綽。却攢起眉頭。苦喪得待滴水。只蹺過店門的當兒。早有幾家商肆老板。爭着客氣道。琴道爺下山了麼。向富府裏去麼。您且坐坐吃杯茶呀。那道士一路折着腰兒道。請啣請啣。直待蹺過老遠。衆老板還光着眼亂望。王和笑道。原來是醉琴那牛鼻子。想又是看望富二老爺去咧。葛四道。這老道脚步好不尊重。裊架子大得很。平常遊客到山。他理都不理。如今大損的挑禮物。去望富二老爺。定有事體。巧咧。就是鑽門路。給人

說詞訟等事。等我去探探。便曉得咧。說罷。別過大家。直趁將去。王和笑道。葛老四就是個無事忙。狗屁不值的事。他也問問。大家一笑。即便回店。當晚。王和料理店賬都畢。正合輔子等相與聚談。只聽葛四大叫道。可他娘的。了不得咧。這賊老爹。真有天大的膽。說罷。一步闖入。大家驚問。所以。葛四向王和道。這一下子。醉琴可是二姑娘架老雕。有點玩不了咧。你猜他因甚到此呀。原來他廟中。忽然失掉御藏的寶珠。王和驚道。這個亂子。却不小哩。輔子道。怎麼他廟中還有御藏的寶珠呢。葛四道。這故事。還是乾隆皇爺的典故。據說是乾隆三下江南時。某寵妃侍駕隨行。一日泊舟高郵。暨社湖中。某寵妃陪着皇帝。倚窗玩月。忽的狂風大作。波浪滔天。便見湖心中奇光陡起。上燭霄漢。白亮亮與月爭輝。並且寶光四射。不可逼視。皇帝覺得奇怪。便傳旨。命人就發光處撈取。須臾。獲巨蚌兩枚。剖得

雙珠都有徑寸大小。皇帝大悅。以爲是得寶之祥。歡喜之下。便賜與某寵妃。當晚某寵妃香夢沉酣中。忽恍惚聽得扈從船上侍衛等大呼道。御舟上有了人咧。捉俠客呀。寵妃大驚。連忙披衣跋履。手捧珠匣。跑至船頭。只一啟匣的當兒。只見兩道白閃閃寶光。登時照得各船亮如白晝。但聽衆侍衛弓絃亂響。早由船桅上射落一個雄赳赳的虬髯男子。百忙中自提匕首。將面目一陣剗剗。然後大叫。跳盪自刎而死。衆扈從大臣不敢隱瞞。當即奏聞皇帝。皇帝大驚。親臨一看那男子。只見面日上血漬模糊。業已不可辨識。並血肉糜腐。微微沸騰。皇帝知是匕首上淬了毒藥。好不利害。當時天顏震怒。便要立時徹究。那地方官嚇得要死不消說。便連扈從大臣。無不碰頭有聲。連稱萬死。於是寵妃進奏夢兆。皇帝感念神祐。這纔不予深究。只是不解夢中道士所說黃花白雲之意。直至返蹕回宮。還是解

悟不開。却因道士示夢。想建幾天齋醮。以答神庥。您說這等寶物。忽然失掉。醉琴這傢伙。架的了麼。他除赴州報案之外。便狗顛似跑來。求富二老爺。給他想法子。富二老爺也。正因自己失了盜。兩個只急得一對兒。苦喪着。末後。富二老爺應允他。催促州官。趕緊捕盜。並給他去求內務府大臣。暫寬些日。莫便奏聞。您看這賊老爹。鬧的冬麼。玄吶。輔子沉吟道。既是如此寶物。就應好好收藏。醉琴怎如此疎忽呢。葛四吐舌道。這倒不怨醉琴。疎忽。簡直說。賊老爹能爲特大咧。據醉琴說。那顆寶珠。却藏在正殿樑內。那正殿。高的很。平常人。休想上去。歷年來。取閣寶珠。都是現搭梯架。並且那珠匣。藏在樑木暗槽兒內。外有堅緻銅箍束定。若要取時。也很費手。不想只兩個更次的當兒。那寶珠。竟入盜手咧。輔子道。真也奇怪。但醉琴知是怎樣失掉麼。葛四笑道。他如何不知。他還對面陪賊老爹。吃了半夜酒。

哩。(愈想愈奇。筆致活跳。)大家聽了都各詫異。不約而同的注定葛四一張嘴。只見他拾起茶杯。飲了一氣。拍膝道。要說這檔子事。總算醉琴勢力眼的報應。那牛鼻子。有幾個臭錢。見了凡人。是不會說話的。偏生他是那等賤骨肉。若見了闊綽大爺。嚇恁瞧吧。他那番溜哄奉承敬。簡直的誰也學不來。便是矢珠的那天。日平西時分。醉琴正在廟門口。負手閒踱。只見由松徑中。轉出一位體面遊客。有四旬上下年紀。清癯文弱。白晳疎髯。長袍緩帶。雅步而來。醉琴遙望那客。服飾甚都。氣象華貴。暗想道。這不是京中官僚們。便是本州衙的官親幕客。今既到此。倒須周旋一下子。於是把等閒不放的沉臉兒。登時放下。笑吟吟迎上。稽首道。尊客雅興遊山。既到敝剎。請進內獻茶吧。那客人趕忙回禮道。久仰道長盛名。正要飫聆清論。一語之間。却是南方口音。於是醉琴更猜疑着是州官的親幕。因新州

官兒。姓周。名興祚。是湖南人。（至此帶點出州官姓氏。用筆奇恣。）當時醉琴。一路倭恭維。將那客讓進廟去。先就雲房落坐。小道童。流水似端上好茶。彼此欸談數語。那客人自言姓秦。係湘中鉅富。入都來謀幹功名。因訪友回頭。經過山下。特來遊玩。欸洽之間。談笑風生。果然有豪富氣態。說着。取出十兩銀的香資。便要入殿拈香。這一來。慌得個醉琴。屁滾尿流。連忙引他入殿。拈過香。便在殿中瞻仰一番。那客人。隨口評論殿上的畫壁匾聯等。且是文調調風雅非常。忽一眼望見正樑上的銅箍。因笑道。難道如此的堅大材木。還怕崩裂麼。輔子拍案道。他這話。已微露破綻。醉琴若是機警的。就當仔細。葛四笑道。他那時一雙勢利眼。早被嚇昏咧。還仔細哩。當時醉琴。千不該。萬不該。忽的也想炫炫廟中的闊綽。便不打自招。竟將藏珠一段故事。和盤託出。那客人連連讚歎。只說是廟運興旺。瞻仰已

畢。依然蹙入雲房。却要告辭。醉琴忙攔道。如今天色已晚。下不得山咧。那客道。小价並車馬等。就在山下旅店中。只今下山。還不算晚。醉琴那裏肯依。堅拉住下。當晚。盛陳酒筵。陪那客人。直飲到三鼓大後方散。那醉琴吃得踉踉。讓雲房與客人。自己到靜室中。倒頭便睡。一覺醒來。業已天光大亮。正想爬起去望客人。只聽滿院中道衆喧鬧。醉琴力揉倦眼的當兒。一個小道童如飛來報到。不好了。大殿中銅箍斫落。珠匣兒都沒得咧。這一聲。不打緊。只見醉琴。竟光溜溜直站起來。瞪起大眼睛。瞅了道童。只是呆笑。却一言不發。嚇得小道童。山嚷怪叫。道衆跑入一看。料醉琴是驚急失神。連忙拍喚醒他。合他到大殿中一看。只見那大樑上。只微有拂去的塵迹。大家駭詫間。忽想起昨天那客人。忙跑入雲房一看。那裏還有秦客人的影兒。王和等聽了。互相稱奇。輔子沉吟道。如此說來。此盜手段。定非

尋常。恐州官兒雖然精幹。也不易破案哩。葛四笑道。活該州裡捕頭于瞎抓倒霉。俺看這檔子事。只夠他抓的哩。王和道。你也別這般說。于瞎抓雖然能爲有限。他却有點抓勁兒。每逢棘手的案子。他專會請名手幫忙。即如往年。拿那個要嵩尙書鼻烟壺的飛腿裴德。他不是請了北京大班上的崔老九。纔從口外。將裴德獲住麼。葛四笑道。不錯。那件案子。于瞎抓辦的真漂亮。却是他請能人買眼線。也真費了好體面的大錢咧。輔子問其所以。王和道。便是往年州裏。過玉牒大差。其時押送大臣。爲禮部尙書嵩年。嵩尙書闊綽的很。有個價值萬金的翡翠烟壺兒。不知怎的。被裴德看入眼中。裴德這厮。來去如風。生平幹獨活兒。是當時著名劇盜。這日嵩尙書。經過遵化地面。三鼓時分。方在行館中大榻上。獨臥吸烟。正噴雲吐霧的當兒。只聽檐前。刷的一聲。接着簾鈎微響。紅燭光搖搖。這時嵩尙書。正

燒了一口拉條麵的烟。安在斗門上。唸唸。一鼓怪氣。合着眼。不暇睜看。以爲左不過是僕人們來換茶水。不想吸罷一睜眼。只見對廝面。臥着個黑凜凜大漢。渾身勁裝。腰插匕首。正把着烟盤中的翡翠壺兒。細細賞鑒。一瞟嵩年。微笑道。嵩老爺好副燒烟手段。快照樣燒兩筒。敬敬俺如何呢。俺姓裴名德。江湖中。還算有點小聲望。特來借你這壺兒玩玩。須知俺這樣朋友。也儘可交得。一腔熱血。只要遇着買主。俺儘能傾倒與他哩。說罷。手按匕首。蹶然坐起。這時嵩尙書。嚇得作聲不得。只得將燒好的烟筒。遞與他。裴德含笑吸罷。站起來。道聲大攪。揣起烟壺。竟警然而去。驚得嵩年呆了半晌。方極力大叫。衆僕全集。嵩尙書一說所以。無不駭然。不消說。連夜裏知會州官。立催拿賊。州官遇此風火事。那敢怠慢。自然是敲比于瞎抓。于瞎抓一聞是裴德的案子。情知自己料理不來。所以纔特求北京名

捕崔老九。設法兒獲住裴德。您看這次子。瞎抓辦這大案頭。還須求人。却是崔老九。早已下世。一時間。恐沒有能人。（隱逗大威妙妙。）葛四道。州境中。別的盜案。並富二老爺家的盜案。都還在其次。頂要命的。就是盜御珠這一案哩。說着站起道。咱們改日會吧。明天俺還有早操。也就不來送衆位咧。王和笑拍葛四肩頭道。送不送倒沒要緊。到是您乾女兒。再送你酒時。你給俺留一罈。是正經。衆人聽了。不由一笑。齊送至店首。眼看葛四轉入街坊黑影中。喝着癢癢腔。踢躡而去。輔子等趲回。又大家揣測回盜珠的能賊。方各就寢。次日行抵王和家中。宿了一宵。衆獵友分彩各散。王和定要重謝輔子。輔子不肯依。只取了一張虎皮。準備與老師（志學）作褥子。當日携了達善。回得殷宅。見了志學。備述一切。並述黃花山萬福宮。失却御珠之事。志學聽了。也爲詫異。沉吟道。這件案子。看光景很不易。

破。據葛四說的盜珠人。如此的從容瀟灑。就像俺往年所遇的燕俠士（飛來）一般。此人定是個大手兒。準有來頭兒。巧咧。就許是遠方能人。未必肯總在京東一帶哩。輔子聽了。又將搜得賈元傑的委狀。與志學看。志學沉吟良久道。這平天社。或是江湖間一種秘密黨會的集合也。未可知。據這委狀上。還有總社分社之稱。可見其中。大有人在。此後你等在江湖上。倒須仔細一二。說着。將尤大威近來的稟安書信。與輔子看。輔子方知大威到通州任事後。不多幾日。便破了兩起盜案。因此聲名大起。近況甚好。輔子看罷。自然歡喜。師弟正在欵談。只見僕人。拾了個米口袋進來。還未向志學啟口。志學愀然道。你可知趙爺（甲）這兩天好些麼。趙柱還沒着家麼。僕人道。趙爺躺在炕上。那裏就病好咧。趙柱依然沒影兒。前兩天。有人在遵化城內遇着他。却也沒有實信。如今趙爺病得甚麼似的。只

央鄰舍家就近照應。並自己貼米作口飯食。主人接濟他的米。又用盡咧。所以又央鄰舍家來乞米。志學聽了。十分惻然。便命僕人檢兩斗精米。同鄰舍人送去。並配上十貫錢作零用。輔子不由詫異道。老師可知趙柱因甚事出門麼。志學歎道。趙柱性氣真個壞的很。自你出門後。他除了在家閒宕。便合他老子嘔氣。我這裏他不大照面。過了幾天。他忽說在家悶悶。要赴通州。尋大威謀事體。便將他個病老子丟在家中。却是大威不斷與我來裏。並沒提趙柱到他那裏。你說此子性氣多麼不可靠哇。輔子聽了。頗爲納罕。料趙柱日趨放宕。無非在外面嫖賭快活。當時入內。給康氏等請過安。便尋步到趙甲家望望。一進門。便覺滿眼頹氣。冷氣颼颼。院中塵土積得狼藉不堪。連牕紙都破得七穿八洞。那趙甲瘦得僵屍一般。臥在破草薦上。見了輔子。只是流淚。輔子本是熱心腸的人。又想起往年趙甲

護村壩的英雄氣概。不由也眼睛酸酸的。因近前問慰一番。不由慨然道。趙老弟。真也不像話。總似沒把流星似的。他如果尋俺尤大兄去。倒也不錯。因尤大兄。頗能拘管他。但尤大兄來信。也沒提他。或者尤大兄忘掉提他。也未可知。好在俺不久送達善回南。由通州搭糧船。順便去望尤大兄。一到那裡。便知分曉了。大叔（謂趙甲）不必愁悶。且養病吧。趙甲歎口寡氣道。你那個師弟。將來是不會成材的。無奈他又會一身武功。日後能不入邪途。便是萬幸了。說罷。抖着身兒一陣嗽。輔子又寬慰數語。也便興辭而出。半道上。却遇着郭大娘。端着簸箕。碾米回家。彼此厮見過。說起趙柱。郭大娘見四外沒人。小語道。徐老弟。您還不知哩。趙柱如今益發不學好咧。單拉攏些不三不四的人。你打獵去。不多日。他向北村中去尋僧去。被人家刀棍齊舉的趕將來。他跳入河汊中。方纔幸免。咱村中沒人不知。只

瞞過你殷老師。恐他老人家生悶氣。他總是因這事羞臉。出門避避。還假
意着說尋尤老弟去。狗改不了吃屎。他那輕薄性兒。會長進麼。說着嗤的
一笑。便邀輔子到家坐坐。輔子信步跟去。恰好郭太婆。又去串門兒。郭大
娘烹茶款待。輔子談起獵事。並所聞遵化多盜等事。聽得個郭大娘驚驚
詫詫。不由眼睛一轉道。這句話。可不該我說。咱這一帶。如何會有這樣能
爲的飛賊。除了趙柱。有此能爲。況且有人在遵化城裏遇見他。這事兒。不
透着蹊蹺麼。輔子聽了。不由心中一動。略一沉思。又覺趙柱。還不至公然
作賊。便閒談一番。悶悶趲轉。究竟事不干己。也便拋在腦後。村衆們知得
輔子巧遇族弟。都來看望致賀。輔子酬應兩日。便携達善直赴通州。這日
旁晚。落在燕郊（鎮名）旅店中。兄弟方解裝安置。落坐吃茶。只聽店門
外。鈴聲響動。啾啾啾。健騾高叫。便聞店夥笑道。于爺辛苦哇。公幹完了麼。

咱們上房西間住吧。今天店中消停的很。您老且吃個快活酒。叫兩個姐兒解解乏。吃一路胡噪。業已蹄聲到院。輔子就簾隙一望。只見店夥狗顛似牽進一匹大白騾。鞍轡鮮明。大褥套中微露刀柄。後跟一個中年男子。長軀瘦臉。細眉毛。大鼻頭。兩支鷄子眼。很透着精神。戴一頂白氈鑲金邊的便帽。身穿青緞綿袍。外罩倭絨挖雲鹿皮馬褂。足下是千層板官快式的青絨靴。手提馬鞭。却攢起眉頭。向店夥強笑道。老夥計。別檢開心話說。俺這時一顆心。就似蝴蝶荒案子。沒着落。誰有心情吃花酒哇。你倒好。好餵這騾子。莫悞俺起五更是正經。店夥道。就是吧。你辦的事。順當麼。男子道。還沒有白跑一趟。那吳先兒占的卦。還算靈哩。店夥道。人家吳半仙。總算頂呱呱的。說着牽騾就槽。卸下褥套。便合男子直奔正房。正這當兒。又趲進兩個拉毛驢的短衣客人。方叫得一聲有房間麼。只見店夥開口。

便罵。正是。

相逢都是萍踪客。也判炎涼一瞬中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徐俠士隔壁聽官聲

江捕夥招徒侮老總

且說店夥聞得拉驢客人聲喚。扭頭向櫃房便罵道。小順子。瞎了眼的。怎的客人進來。都不招呼。一聲未盡。早由櫃房中。跑出個蓬頭小厮。噉着嘴。嘟噥道。你老纔叫俺去拉風匣。俺在背隔落裏。誰還脊梁上長眼麼。店夥道。你不用合我甩大鞋。鬧裂拉腔兒。咱們騎驢看唱本。走着瞧。反正你這一個月的工。也滿咧。你有高枝兒。只管撿着落。咱犯不上嘔氣。你不見俺伺候于爺不得閒麼。西廂房還有房間。你還不先接過驢子。小順子聽了。那裏有好氣。接過兩頭驢。草草讓客進房。就在輔子隔壁。這時店夥。只在上房中。來回飛跑。泡茶端面水的亂成一片。通不滿照應後來之客。只由小順子。草草應候。輔子不由向達善微笑道。兄弟。你看世態炎涼。隨處皆見。這後來之客。平常些兒。店夥便如此冷淡。正說着。恰好店夥趲入道。兩位

爺台用甚飯。快趁空兒吩咐。今天上房中要的菜多。咱須抓空兒作。輔子笑道。謝謝你。俺們只用家常便飯就好。難得你還有工夫。來應候俺們。店夥聳肩道。您這般說。却言重了。您老久慣出門的人。有甚麼不曉得。像俺當夥計的。無非討老客歡喜。多賞些水錢。因指隔壁低聲道。像這等老客。頂闊綽了。來兩斤乾麪大餅。再不然。就是幾斤麪的條兒湯。稀乾都有咧。高了興。給幾文水錢。那裡像上房于爺。一給水錢。就是四五吊。您說怪俺伺候高興麼。輔子隨口道。這個于爺。是甚麼人呢。店夥登時拔起腰板道。提起此人。大大有名。這是京東一帶。有名的捕頭于老爹。疎財好交。綽號兒賽叔寶。他手中辦過多少大案子。真是響噹噹的脚色。最叫響的。是往年捉獲飛賊裴德。差不多。都編出戲來咧。輔手笑道。如此說。此人就是于瞎抓了。店夥忽搖手道。爺台輕點說。人家若聽見。甚麼意思呢。莫非您老

認識于爺麼。輔子道：俺是聽人家說過。店夥笑道：如何于爺的名兒傳的遠咧。輔子隨口道：他過此何事呢。店夥道：他前幾天由此而去。說是尋朋友幫辦案子。還特地喚了吳半仙來。占占所謀成否。俺也沒細問底細。左不過是他本州（遵化）地面。出了甚麼案子罷了。正說着。却聞隔壁客人吩咐小順道：你這裡好貴的草料。稍微給驢餵點草。就得咧。料便不用來壺黃酒。並兩個炒瓢子。（即炒雞子）家常餅。硬着些有咬勁兒。小順唯唯跑去之間。店夥却擠眼悄笑道：今天這兩位老客。居然動了酒菜。倒也稀罕。說罷。忙趲入隔壁。周旋數語。便一拉怪嗓子。喊着上房酒菜。直奔櫃房。這裏輔子合達善相視而笑。便聽隔壁兩客。直聲懨氣的談將起來。一客道：咱這踣由遵化上京。收山菓帳。還倒順叙。俺只愁本錢小。不能多租種點山場。不然。山菓行。很有利頭兒。一客道：你又哭窮咧。你外甥現在

州衙內當二爺。瞪瞪眼。那裡不抓錢。幫帮你窮舅舅。還不現成麼。一客道。別提咧。俺外甥新近因件狗屁不值的事。砸了鍋咧。俗謂僕被逐。那客詫異道。爲何呢。一客道。說起這位州官來。也精幹也異性。他自己到任。連家眷也不接。却獨住上房院。一到天晚。誰也不許進去。上房院後。是一片花園兒。園外空場兒。甚是僻靜。不遠。便是北城牆。有一天。俺外甥合人在街坊上吃酒回來。業已三鼓大後。他一想。這時署門已關。不便去討看門的厭煩。便迂道來至園後。想由牆矮處。爬將進去。不想方爬了半截。却聽背後。刷的一聲。眼前黑影一閃。似乎是個夜貓子。刷進園去。俺外甥腿一軟。跌將下來。摔得生疼。不由罵道。好賊鳥兒。嚇人這麼一下子。便賭氣不爬牆。仍由署門進去。那知這點小過失。官兒會知得咧。說他夜出酗酒。爬牆跳寨。通沒規矩。就此撵出來。他此刻還沒飯落兒。還帮我麼。那客道。

呵呀了不得。這個官莫非有耳報神麼。如今州城裏。倆口兒說體己話。幹體己事。都犯掂算咧。你看他越巧。偏有難事來難他。這當兒。別的盜案不必說。便是丟御珠一件事。還不夠他擺布的麼。於是兩人又說些家常瑣事。輔子料是兩個遵化菓客。便到院中閒躐一回。須臾晚飯罷。各自安歇。次日。兄弟結束登程。渡過燕郊河。不消半日。已抵通州。兩人循靠河長街取路進城。方轉過兩條街坊。只見兩個笨漢。抬着一担酒肉米麵等物。上蓋紅紬。由一道橫街口。轉將出來。輔子略爲住足。却聽担後大威喜叫道。徐老弟麼。來的好巧。過兩天俺正要尋你去哩。說着。趨進握手。彼此歡笑。大威一望達善道。此位是那個。輔子笑道。好教大哥得知。俺一般也有兄弟咧。因將達善來歷。草草一說。大威喜躍道。快活得緊。咱們到家細談吧。說着。又恭敬敬問了志學起居。然後一同舉步。達善一路瞅去。只見店肆

中老板們見了大威無不含笑點頭。有的道：「尤爺好彩頭哇！俺們跟去吃杯官賞的酒如何呢？」有的道：「府上尊客走了麼？」尤爺一時間恐不能脫身吧。大威一路含糊笑遜。須臾行抵尤宅。客室落坐。早有機伶捕夥等接置行裝。並獻上茶來。輔子賂爲溜喉。便請大威引路。合達善先入內院拜見過尤母。然後就客室相與款談。各叙契闊。輔子先叙自己出獵所經所聞許多事。大威聽了。甚是驚異。却也猜不出平天社是何來歷。輔子道：「俺見大哥給老師的稟函。知接任此間捕務以來。甚是得意哩。大威微笑。便屏退捕夥道：「老弟你不曉得。俺剛接捕務時。這班捕夥們好不捉狹。如何便長服帖也。麻煩十來天。如今俺却指揮如意了。於是微笑。說出一席話來。只樂的輔子撫掌不已。原來大威自從殷志學學藝後。不但學師本領。並且酷慕老師的品行。所以外表上總是質朴朴的樣兒。當初徐捕頭荐賢

自代時。自然誇得大威沒入脚處。衆捕影以爲大威。定然像天神似的。至不濟也要像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。不想大威奉母到來。不但衣裝平常。並且言談舉止。老老實實。江湖中一切的八面風。一些也沒得。當時衆捕影謁見之下。你瞅我我瞅你。只管暗笑得肚痛。正在大家胡出餽主意。只見一個細瘦身材的捕影。滴溜一轉眼睛。微笑道。俺們幸託老總指揮之下。但歷來新老總接事。必要將捕務大概。規定增減一番。以便大家有所遵循。今老總意旨如何。便請宣示。衆人一看。却是江甯。大威道。不須更張甚麼。徐老總規定的就很好。咱只率由舊章吧。江甯聽了。趕忙恭身站起。噓的一聲。向衆人一整面孔。大聲道。列位聽明白。率由舊章。恰好這時。正當過午。江甯一路碎步。趕到大威跟前。低稟道。今已午後。便請老總前去出恭。（絕倒）徐老總就是午後出恭哩。衆人聽了。幾乎鬨堂。趕

忙竭力忍笑。大威只瞪了江甯一眼。江甯又道。如今還有一樁事。須請老總示下。便是咱那陋規。還是照舊收呢。還是再增加點呢。如今州衙中應酬多。咱便增加收入。也說的出。大威愕然道。甚麼陋規。俺不曉得。江甯暗道。這樣呆鳥。也來當捕頭。原來捕頭老例。是暗吃偷兒。凡當地偷兒。都暗含着在捕家納錢。俗名陋規。只要偷兒不在勢紳鄉宦家作活兒。捕頭便含糊不問。若遇本官催緝認真。捕頭便隨意捉個把外來的偷兒。或新出馬的嫩手兒。前去頂缸了案。至於那積竊滑偷。是不會犯案的。當時江甯一說緣故。大威笑道。豈有此理。咱職在捕盜。若庇盜殃民。使這種爛污錢。良心上。可過得去麼。自今以後。此項陋規不收。便煩你等傳語當地積竊。從此改惡爲良。不然犯在俺手。決不輕恕。江甯笑道。這件事。老總還須斟酌。您即便疎財。不在乎這項錢。但是夥計們。都仗這項貼補。今若革掉。怕

老總不好用人哩。大威笑道：「咱能捕盜，官中自然有賞，不怕賞一文錢。咱也大家分用。咱如吃盜食，倒是笑話了。江甯聽了，暗瞧大家都各不悅。當時也便不再說，隨即退出。原來江甯爲人，頗有能幹，嘴快心熱，倒是個爽快人。却有一件，有點傲性兒。他若看此人不對眼，定要使點捉狹。加着他在捕夥中，資格老咧，隱然自以爲高人一籌。今見大威質朴朴的村人一般，料沒甚驚人本領。又見待自己，並沒加禮，不由眼睛一轉，便向衆夥計歎道：「如今咱們幹這鳥營生，簡直的沒勁兒咧。你想新老總連陋規都革掉，咱們只有喝西北風兒是賺的咧。咱還滿堂佛似的，在此裝甚麼蒜呢。依我說，大家散吧。」衆人一聽，都沒精答睬的道：「咳，這是那裏說起。難道你老就沒個計較麼？怎的勸勸新老總，仍收陋規方好。」江甯掉頭道：「那種牛性人，那裏曉得人情世故，不會聽人話的。我看不如設法兒挫辱他一場。」

他自然無顏在此。再換個老總兒。陋規方有指望哩。於是一擠眼兒。向衆人道。只須如此如此。衆人拍掌道。妙妙。事不宜遲。咱們便分頭知會苗爺等。就在黃玉子那裡準備吧。他後園中。地面很寬綽。足以容四五席。並且公門中人都喜歡黃玉子。大家都聚齊。塌姓尤的台。方纔寫意哩。不題大家這裡準備。且說大威。這日正由衙中稟事回來。方纔落坐。只見江甯笑吟吟拿着兩個名刺。趲來道。今有兩個街上的朋友。特來拜望。大威一看。却是苗全。哈用光。兩個名字。以爲是平常街坊們。便道。你只回他。俺不在此。在家。過兩天俺去謝步就是咧。江甯笑道。老總似乎須接人家纔是。這苗全佔着運河下兩處船碼頭。很講交遊。在地面上。是很站得起的脚色。他從先在燕郊河。獨竊渡船。善用一支鐵篙。人稱鐵篙將。那哈用光。是回教徒。也是個義氣朋友。東至關門子。西至京。這一帶教徒們都

聽他指揮。人家既慕名來訪。咱怎好不見呢。再者合他們聯絡一下子。咱捕務上。不會有虧吃的。大威一聽。甚是有理。便整整衣冠。迎至中門。須臾。只見僕人。引進兩客。頭一人。有三十來年紀。生得短小精悍。穿一身青紬短衣褲。外披長袍。顧盼間。透着機伶。便是苗全。後跟哈用光。大威一望。幾呼失笑。原來哈用光。生得寬膊大肚。兩條短腿兒。走起路來。蹲踢蹲踢。再趁着一顆肥黑大腦袋。便如鬥柳翠的大頭和尚一般。却是脚步沉重。看光景很有笨勁頭兒。當時大威抱拳迎上。彼此間折腰拉手。一陣客氣。苗全方走過。只見哈用光。一裂蛤蟆嘴。笑吟吟伸出大掌。不容分說。搭向大威手腕。死勁子一攢力道。尤爺請吶。您想大威當年。是光棍中跳出來的脚色。如何不懂這檔子。當時他更會裝皮殼膿（俗謂無用懦怯也。）連忙踉踉向前連跑。百忙中。還只管擗手腕。這一來。不但苗哈兩客得意。

揚揚。便連旁邊的江甯。不由鼻孔中。噴的一聲。趕忙轉過臉去。大威只給他個大麻木。沒事人似的。肅客入室。茶罷後。苗全笑道。俺們久仰老總。一向不敢來親近。今俺們設杯水酒。請街衆們聚會聚會。沒別的老總。定須賞光。哈用光道。老總聽明白。俺這並非吃打穴。無非因老總名頭大咧。賞個臉面。說着。捏起油鉢似拳頭。砰的聲。砸在案上。大威聽了。未及答話。江甯却笑道。俺們老總。早就仰慕二位。既蒙見召。那有不去的道理呢。大威聽了。早已明白。却吞吞吐吐的道。小弟到貴處。還不曾邀請街衆。如何倒去打攪。哈用光道。苗大哥你看怎麼樣。俺說老總。瞧不着咱。你偏要來扳臉面。大威忙道。哈兄既如此說。俺便趨陪末座如何。用光笑道。你瞧。這不結了麼。咱們明天黃玉子家見吧。說罷。昂然站起。哈苗全拔脚便走。大威跟送出。那用光頭也不回。合苗全含笑而去。這裏大威。仍然沒事人似的。

只向江甯笑道。明天想也有你在座罷。江甯一笑。逡巡走出。次日巳分時。苗哈使人來請。大威略整衣冠。便合江甯舉步。不多時。到得黃家。先就客室落坐。大威抬頭一望。只見許多衣冠齊楚的街衆。正在交頭接耳。噉噉。有的面含微笑。一見大威。連忙彼此客氣數語。正這當兒。香風飄處。黃玉子打扮得俏生生。窻進。只一手掠鬢。香鈎微蹙之間。水零零眼光兒。早已籠罩四座。大家見了。不由一陣歡笑。那玉子。喚得一聲尤爺。方要進前斟茶。却被一個長大齜牙的街衆。彎着腰子。悄手躡腳的。走到玉子背後。方嘻開臭口。要搔人家胳膊窩。不想玉子一支手。儘力一抽。手登時肘到大苞牙上。只聽見呵呀一聲。早已齒血滿口。玉子瞪着兩支眼道。當着人家尤老總。什麼樣兒呢。於是街衆大笑。便有一個奔過去。給那人一個脖刷子。玉子趁勢方脫手。又被衆人攢圍住。只是打趣。江甯這時。三不知

早已蹺出。只賸個尤大威。自坐一旁。通沒人理。正這當兒。只聽簾外哈用光哈哈的笑道。老玉呀。你敢是見了尤老總。樂不夠麼。你看人家相貌能爲。那樣兒不抓了尖兒。你就此認個乾老子。將來且是有照應哩。說着一腳踏入。大威一望。不由暗笑。只見用光拉拳勒袖。結束得威威武武。兩臂一張。更不去瞅大威。却向街衆道。請吶。咱們後園中坐吧。這裏吃醉了。窄巴巴的。且不便撒酒風哩。於是大家舉步。街衆遜讓先行之間。早被用光拉挽的滋牙裂嘴。大威趁在後面。方在暗笑。只聽大門外。一陣吆喝。正是。

方兒呼朋來宴會。會看撼樹有蜉蝣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尤大威顯能服捕影

徐輔子領案坐茶樓

且說大威聽得吆喝望去。却是四五壯漢。抬着一具溫酒的大銅爐。粗估去足有二百多斤。一個個掙得面紅筋漲的走來。用光大笑道。難道你們吃了飯。只會變屎屙。且看咱的吧。於是搶進前。單手提起。却瞞着大威道。您快請啲。街衆大讚道。人的氣力。是不能強勉的。哈爺這手把兒。若去考武。也得個狀元哩。大威聽了。越法步履趑趄。十分猥瑣。須臾到後院一看。好一片寬敞所在。花竹幽雅。山石羅列。倒也頗頗不俗。還有一沼荷池。只是秋涼時光。賸些殘梗敗葉。趁着淺水污泥。便就池岸淺草上。擺列衆席。中有一席。南向之座。離荷池只有一足之地。這時苗全早已笑嘻嘻在座前道。這是首座。特敬尤爺。諸位老鄉黨。不必客氣咧。隨意坐吧。衆人聽了。不由相視一笑。紛紛落坐。只賸下南向之座。大威謙遜不得。也便含笑就

坐。苗哈兩個左右相陪。黃玉子給衆席上斟過一巡酒。餞饌齊上。大家飲過數杯。黃玉子道。諸位爺們。要聽甚麼曲兒。且待俺奉敬一個吧。用光笑道。你就願意賣弄你那浪腔兒。不是甚麼打牙牌。便是甚麼十八摸。那些曲兒。只好白臉蛋兒的少爺們聽。俺們都是拳頭上結交。刀尖兒上生活的好漢子。別看喜來時杯酒殷勤。一轉眼。就許老拳奉敬哩。誰耐煩聽你浪曲兒呢。說着一瞅大威。斟上一大杯。一舉而盡。玉子笑道。你這村廝。曉得甚麼。子弟場中事兒。貴客在座。俺怎好不獻個曲兒。你若聽英雄好漢的曲兒。俺唱個黃天霸大鬧落馬湖如何。（隱逗下文大威訪案。）苗全笑道。俗語云。對掛景畫。今尤爺新任捕總。又這般武藝絕倫。你便唱個武松打虎方妙。用光大笑道。如今年景。凡物件都生的澆薄了。只怕這時的老虎。也通似紙老虎哩。街衆聽了。都目大威一笑。玉子都不管他。便斂眉。

低袖。頓開嬌喉。唱了一段京調大鼓。唱得武都頭英風凜凜。雖不及南京柳麻子。却比山東王黑妮的黑驢段。強的多咧。衆人賞歎之間。惟有用光。連飲幾杯。乜起眼兒。歪着帽兒。大刺刺的向椅背上一仰道。尤老總。咱們只吃悶酒。也沒興頭。俺聽說您手把兒上。很有工夫。哈哈。巧咧。俺這兩隻糞叉子手。他們也硬說有些笨氣力。咱們賭力取個笑。給大家多消一杯酒。傷不了筋。動不了骨。無非是哈哈一笑的勾當。您看。還可以麼。說罷。格崩崩一捏拳。甚是得意。大威笑道。哈兄手力。俺久仰的。算俺輸一杯酒。就是。用光道。不必太謙。來來來。說着站起來。丁字步立穩。左手扳腰。腰板一挺。右臂一攢勁。伸出鋼鈎似兩指。大威望去。不曉得是甚麼路數。因笑道。哈兄。俺武功有限。委實少所見。您這路數。是要怎樣比力呢。用光道。俺伸兩指。你伸兩指。咱們這麼一搭。看誰拉過誰。其名兒叫作拉鈎。又叫牽老。

牛您明白了。大威聽了。慢騰騰站起。一捻右腕道。俺這兩天。手上有些犯鷄爪瘋。可不知能奉陪否。反正請您讓着點吧。說罷。伸過兩指。這裏用光笑一聲。大喝道。來着吧。頃刻一攢指力。鉤住敵指。暗含着運渾身之力。都到兩指。只向懷裏一帶之間。便見大威向前一撲。脚下移動。用光猛喝道。對不住。聲盡處。用一個推倒太山勢。向外只一搯。便見大威。向後直仰。撲通聲。交椅落池。那大威兩足後跟。已一二分垂在池沿的當兒。街衆正伸眉擠眼。準備喝彩。只見大威。忽的盪然山立。濃眉一挑。就用光狂推之勢。情知他足下無根。便猛然放掉鈎手。刷一聲。劈胸揪牢。喝聲起。早將用光高舉過頂。用光大驚。方要用個雙風貫耳的破着兒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大威早來了個反投壺式。從自己頂上。直攢下去。撲通聲。污泥四濺。再看用光。業已泥母豬似的一面在池中掙命。一面大叫道。苗老全。江甯哥。你們一

百個不夠朋友。尤爺如此本領。你怎捉弄俺來跌觔斗呢。這時江甯見大威武功如此。不由心折。當時吐舌道。這裏頭沒俺的事。你要來賣弄本領。干俺鳥事。你看俺。只是納頭飲酒。何曾合尤爺動嘴動手來。用光恨道。你不用裝沒事人。俺給你兜着根子抖擻了。苗老全就是見證。那一天不是。你遣捕夥們。攙掇俺們塌尤爺的台壓。衆人聽了。正在撫掌。江甯向苗全道。他自己跌了觔斗。沒得遮羞。咱不必理他。快在尤爺跟前請罪吧。說罷。拉了苗全。翻身便拜。大威正在笑扶。只聽用光大叫道。俺也在此磕頭了。接着咕唧唧一陣響。衆人一望池中的哈用光。滿頭臉上都是泥。只騰了兩隻黑彪彪的眼睛。於是衆人大笑。方胡亂將他拉上來。不想黃玉子格的。笑道。天報天報。人家頭髮絲兒亂一根。你就笑人頭似草雞窩。如今你這嘴臉。不像水上探頭的癩頭鼉麼。於是拉了用光。且去沐浴更衣。這

裏衆人便胡亂稱讚大威的氣力。苗全聽了。却笑而不語。須臾。用光合玉子。覓來。用光又復請罪。大威笑道。偶然彼此遊戲的勾當。不算甚麼。但哈兒專練的指力。也就很有工夫。用光聽了。不由越法佩服。原來用光自小時。便用搭鈎玩法。合人賭酒食。沒人不輸給他。真有點特別勁兒哩。當時衆人又是一陣瞎讚大威。苗全却笑道。舉擲一個人。那裡見尤爺的本領。諸位且看池沿的脚印。便明白咧。大家一望。不由各各吐舌道。尤爺真好內功哇。原來池沿上砌的青石。腳踏處。都已粉碎。當時便重整杯盤。盡歡而散。從此江甯方纔心悅誠服。幫大威辦起捕務。甚是得力。於是輔子笑道。（遙接上文）大哥如此說來。江甯這人。倒也肯服善哩。大威道。正是哩。他久於捕務。頗有偵察經驗。却是武功上不成功。並且是張輕薄嘴。屬噉嘴驢子的。不值錢就在嘴上。說着。問起達善被張子遼欺侮之事。不由憤

然。輔子道。俺明春便當南遊。順便料理此事。大威道。這是應當去的。但俺刻下有樁事。便要煩老弟去辦。說着沉吟道。趙老弟想必在家。煩你二人去。更妙哩。輔子笑道。巧咧。這當兒要尋趙老弟。却沒影兒。真個的。他曾向這裡來過麼。大威詫異道。不會來呀。他怎會沒影兒呢。於是輔子將近來趙柱情形一說。大威聽了。又是納罕。又是不悅。便道。既如此。只好專煩老弟先去料理。俺隨後得暇。即便趕去。便是前兩日。遵化捕頭于朋友。因地面上出了大竊案。刻下州官。催捕緊急。他正在辦案未破。不想黃花山萬福宮。又出了失掉御珠的案子。所以他自賚禮幣。請我去幫忙。輔子道。怪道俺在燕郊鎮店中。遇見于某。原來他是從大哥處回頭。近來遵化所出竊案。道路上都已闕動咧。因將自己所聞一說。大威道。不錯。老弟你看這些竊案。倒也蹊蹺。于朋友既誠心求俺。都是捕家。未免情面難却。俺當即

答應他。遲一兩日。即赴遵化。不想他走後。俺本官又有緊急案差辦。方纔俺就是見本官回來。並領到上次破案的賞物。俺在路上。便想起趙老弟。替俺先赴遵化。俟俺將本官差事辦完。隨後再去。如今老弟恰好到來。也就巧極咧。正說着。恰好江甯翹進。隨手給輔子斟了一杯茶。輔子因聽話正酣。只當是僕人們。也沒欠身去客氣。便道。大哥既有自己的公務。脫不得身。俺就先走一趟。好在達善回南。並沒耽擱。只明日就可搭船。大威喜道。如此妙極。今宵咱且痛飲一回。須臾。天色將晚。便就客室中。擺上酒飯。三人落坐。且談且飲。輔子說起馮玉打虎。大威十分讚歎。因凝想道。此人俺到通以來。也曾聽人談過。倒也是個義氣朋友。輔子又談起馮玉所言。瞎先生一段事。大威道。可見如今江湖中。甚有異人。因向達善道。老弟在南方時。可也有所見聞麼。一句話。問得達善。只張大了口。便道。俺在松江。

只知張子遼豪橫非常。却未聞有甚異人哩。大威知他不曉此道。便付之一笑。次日。輔子向達善道。吾弟此去。且將些小本營運。敷衍度日。俟吾到松。再給你料理存款。說罷。從行裝中。取出倒溝院村人贈的百十兩銀。與達善裝入行囊。達善道。大哥留些自用吧。俺只取盤費已足。輔子笑道。俺還有牛大孝敬的錢哩。你手頭寬裕些到家也。叫俺嬉嬉歡喜些兒。達善聽了。戀戀之餘。不由兩淚交流。輔子道。老弟不必惜別。明春咱又晤面咧。大威手持十餘兩碎銀。遞入道。達善老弟。且持此買杯茶吃。達善連忙推謝。輔子笑道。吾弟快收起來。尤大哥非同外人。這錢且花的着的。說着接過銀包兒也。給達善裝入行囊。達善只得感激拜謝。三人便一同出城。蹇至河下。眼看達善搭好南去的客船。輔子等方纔回步。不提徐達善一帆南下。一路上自慶得遇族兄。逢凶化吉。且說大威合輔子。携手回來。方一

脚踏進門。便見江甯匆匆跑來道。老總。咱的眼線。方纔來報告。某案要犯。業已落在密雲一帶。咱趕快去辦吧。大威聽了。一面合他人室。一面道。如此甚好。江老弟不必同俺去。你且合徐爺赴遵化辛苦一趟吧。見了于老總。就說俺無暇分身。這位徐爺。比俺還強的多哩。江甯聽了。只向輔子很的打量了兩眼。却也沒說甚麼。輔子有事在懷。自然也沒留意。當日在大威家。盤桓一天。細詢起遵化所出的竊案。除掉御珠。並立二老爺家之案外。還有幾家城鄉的富室鄉宦。一概被竊。州官周興祚。限嚴富追捕頭。十分利害。輔子沉吟一回道。俺看這盜犯定然自恃本領。始終未離遵化。不然怎的案件累累呢。大威還沒答語。江甯笑道。徐爺真明鑒。遵化的案件。自然須向遵化去辦。就怕盜犯也會長兩條腿子哩。輔子聽了。便不作聲。大威便道。踏訪盜案。只好看事作事。老弟見了于捕頭。大家斟酌吧。

江甯鼻孔裏一笑道。這于瞎抓他若有出展。還不瞎抓到通州哩。明日徐爺領俺瞎抓到遵化。這纔有趣哩。說着微瞞輔子。聳肩而出。尤徐兩人又談論良久。大威便作書給于捕頭。且言荐入辦案之意。當晚兩人談至夜深方寢。不提大威次日領了緝捕的公文。自去辦本官之案。且說輔子帶了大威書信。合江甯直奔遵化。一路上輔子每有所問。江甯只是哼哼哈哈。並且撇兒裂的道。徐爺此去。自然是馬到成功。這點子事。若裝在心頭上。不把人愁急壞了麼。只走了半天光景。業已漸漸的稱呼老徐。或也着眼兒道。兄弟。莫怪老兄說。你沒在捕務中混過。要叫響兒也容易。要跌觔斗也不輕。這個菓兒不是甚麼好吃的哩。俺在捕務中混了半輩子。甚麼苦頭。沒吃過呀。輔子不由笑道。像江兄這等老手。還吃過苦頭麼。江甯道。可見你是個生虎兒。利巴頭。若不吃苦頭。能磨煉出本事來麼。那個王

八蛋撒謊。俺年輕時。去辦一樁案子。一不小心。倒被盜捉住咧。你當是俺那时光的臉子。也這般粗糲麼。不是自家檢樣的說。俺那時臉子。也是白裡套紅紅裡套白的好漂亮樣兒哩。輔子聽了。一瞅他小模樣兒。不由嘆喏一笑。江甯道。喂老徐。你記着。幹捕務事。先須練一副好嘴岔子。不然。真吃了橫虧。那就不夠朋友了。你猜俺被捉後。那挨千刀的強盜怎麼呀。輔子笑道。無非罵你幾句。或是嘴巴拳頭窩心脚的打一陣。再利害。扎你兩刀子罷了。江甯道。他若這樣兒。倒還是人幹的事。呵呀。那傢伙（指強盜）真缺德呀。他當時一瞅俺臉子。登時眉開眼笑。便一扭頭。支出餘盜。俺還以為他是好意。要拉攏俺這位朋友。不想他笑吟吟。越近俺。邪眉邪眼。很透着不像話。俺一想。這可糟透哩。若叫這小子占了便宜去。俺捕行中的朋友。只好拿屁股見人咧。俗語說得好。光棍不吃眼前虧。何況這種虧。

似乎以不吃爲妙。（絕倒。）當時俺沒法子，只得一陣胡說八道，透出些願意與他拉長交兒的意思。他信以爲真，俺纔幸免其辱。瞅個冷子跑掉咧。老兄弟，你看幹這捕務，真是剃頭刀擦屁股，險門子哩。輔子大笑道：江兄還是不會玩。若是會的，單等他脫出那話兒來。咱便綁着手，也會啣味一口，咬掉他哩。兩人一路胡噪。須臾落店打尖。江甯只顧他自己，到得店中，吆喝要臉水，要好茶，將個店夥支使得團團轉。輔子也不理他，自家吃茶稍息。然後喚過店夥道：你檢可口飯食，給俺們來一棹。江甯道：老徐呀，咱不客氣，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自家洗臉，自家光，自家肚皮，自家治。丈母娘當不了二大媽，小嬌嬌不是大嫂子。夥計：你給俺來薄餅燒牛肉，粳米稀飯，須要熬得膠條一般。外掛四兩乾燒酒，有老鹼菜，來一碟兒，就得咧。店夥笑道：您二位老客，一處吃，不好麼？江甯瞪起眼睛道：拉屎不叫

狗拿手抹。這就叫好這把兒。你管的了麼。於是店夥唯唯而出一路喊菜。這裏江甯閒的沒幹。一回兒。搽抹的短刀耀眼爭光。錚錚彈兩聲。一回兒就室中來回大踱。踢陣譚腿。輔子索性歪倒身。跂脚微盹。似乎是疲倦模樣。聽得江甯嚙念道。豆芽菜枋當房樑。這不是誠心攪麼。輔子只作不知。須臾。店夥端進酒飯。擺了兩棹。江甯也不喚輔子。便自家據案大嚼。店夥機伶。連忙喚起輔子道。您用飯吧。短甚麼。儘管吩咐。輔子道。這就很好。因向江甯道。江兄這邊找補點吧。江甯拉起長聲道。請吧。勞您費心。於是兩人各不相擾。店夥偷瞧一個像笑面虎。一個似烏眼鷄。不由暗笑道。人走路搭這般件兒。總算慳慳到家。須臾。兩人飯畢。各自會鈔。便一路磕牙兒。匆匆而去。便是這般光景。只要輔子一開口。江甯接過去。就要抬槓。直將輔子。嘔得個七佛勿出世。這日來到遵化。不免先落店。安置行裝。江甯

人地熟。又自以爲捕差辦案。便信口胡噪。輔子道。咱是暗訪的勾當。言語間。須要謹慎。若如此張揚。還成功麼。江甯道。鑼鼓沒有偷打的。只要有本領。何在乎這上頭呢。沒的咱不裝搖頭獅子。倒裝夾尾巴狗麼。說着竟自跨出店去。直到日色漸西。也沒轉來。輔子耐不得。只得賚了大威書札。去尋于捕頭。于捕頭看過大威書信。又見輔子凜凜一表。不由起敬。彼此欸談數語。于捕頭道。徐兄既同江兄惠臨。快請搬到舍下。以便商辦捕事。如用捕夥們。只管吩咐。輔子道。俺們到此。只悄悄在店就好。若搬到貴府。未免張揚。得到處皆知。於暗踏盜踪上。殊不相宜。此事第一須訪準盜蹤。至於捉捕一層。小弟不材。還能自信。捕夥倒可不用。于捕頭驚喜道。如此更妙咧。不知徐兄怎的個人入手訪探法兒呢。輔子道。這個那裏定得。只好先就城關左近着着眼。然後再向遠處訪息罷了。近幾日子。兄有甚麼風聞。

或覺察呢。于捕頭攢眉道。雖有些虛影兒。也不落實。便是近來訪得有個很漂亮的少年。專在各私娼家來往。並且手頭散漫。揮金如土。賭場中也暗暗落腳。但是其人行踪飄忽。各娼家賭場中。也不曉得的確來歷。這兩日。俺遣人留意這少年。却又不見他的影兒哩。輔子沉吟道。這果然不算落實。只好慢慢尋訪。再作道理。因囑咐于捕頭道。俺來此一節。你們捕班中。切須口嚴。即便州衙中人也須瞞過。因衙中人多嘴雜。不會有益處的。便是于兄在街坊上。遇着俺們。只作不認識。更不必到店去客氣。咱只悶着頭辦案就得咧。說罷。興辭趲轉店。業已黃昏時分。一間江甯。依然沒回店。輔子稍爲歇息。自家用過晚飯。尋步趲向街坊一望。只見各肆中燈火輝煌。雖是小小夜市。倒也十分熱鬧。街西頭。有家茶肆。正在座客如雲。高談闊論。這種所在。正是新聞機關。不怕誰家添小孩兒。那裡狗打架。或是

某家的姑娘太太。今天高興洗洗腳。也必要把來研究議論。當時輔子。欲探消息。便尋步趲入。揀座坐下。茶夥哈着腰兒道。您老吃甚麼茶。咱這裡清茶紅茶。花薰龍井。一概俱全。外帶着還有兩碰頭。輔子笑道。就來碗兩碰頭吧。於是茶夥。一面給別座上添開水。一面回頭喊道。來壺銀針香片茶呀。輔子聽了。方恍然此之謂兩碰頭。須臾茶到。剛飲了一口。只見座客中。一個大胖子。忽站起來。向外招手道。君甫這裡來。今天閒在呀。沒和令弟磕碰牙麼。真也是家務事最麻煩。一時那裡分得清爽。輔子隨他指勢望去。只見趲進個漂亮少年。正是。

偵案捕人雖有意。閒談茗客却無心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殷派三雄傳

第十七回



第十八回 慝私財濫生欺弱弟 踏城闔趙柱閃疑踪

且說輔子見那少年服飾十分人時精壯。步履之間頗有根柱。一望便知是習過拳棒的。不由心下估猜道。莫非此人便是盜犯麼。但看他意態。又像當地的遊俠子弟。正在沉吟。那胖子已笑咪咪拉少年就座。劈頭便問道。前些日大家夥兒調停貴昆仲的家事。有點頭緒麼。少年道。說來見笑。俺們親兄弟尋常分家。沒有不好辦的事。承諾位分神。也就在四五日前。請到族長。立分單定局咧。老兄。咱們都是自己人。你有甚麼不曉得的。若照舍弟那樣吃喝嫖賭的胡鬧。再掄上一半年。俺也須跟着抱瓢哩。所以沒法兒。只得弟兄鬧笑話。噉噉分家哩。輔子聽了。方知人家談的尋常話兒。合盜犯沒相干。正這當兒。從外面跑進一個小僮兒。一眼張見少年。便蹶進道。主人快回去吧。俺家二爺。正拿刀動杖的。奔到新宅子中。合娘

跳躑哩少年聽了。不由攢起眉頭。向胖子點點頭兒。携了小童而去。這裡胖子却一吐舌。向他朋友道。好利害的夜叉婆。溫君甫說嘴露面的一個人。却被婆子挑撥的定合兄弟分家。他那朋友道。這也難怪一面。本來溫老二落落拓拓的。錢串倒提着。也不像話。胖子笑道。你那裏曉得底細。溫老二是個書呆子。好交朋友。手頭慷慨。酒食遊戲相徵逐。是免不了的。所以君甫夫婦。借此爲名。聒吵分家。他兩口兒。真是老天沒錯配。一個是針尖。一個是麥芒。這一來。溫老二却吃了大苦子咧。書呆子沒打算。只一兩年的時光。溫家先世遺資。都被君甫夫婦。巧取入手。只賸兩所空宅。這纔吵着分家。想是溫老二也有些耳風。所以尋他哥嫂吵架哩。朋友道。溫君甫練得好把式。在街面上。也像朋友。這檔子事。却對不起兄弟咧。胖子笑道。也就是吃了怕婆子的虧。他婆子能說會道。貶貶眼。便是個主意。終日

打扮狐狸精似的。也就把君甫擺弄昏咧。朋友笑道。俺也見過那女子的。有一天。俺在君甫門首經過。有個媳婦子妖妖嬈嬈。打扮得如姨子似的。正在門首買針線。爲幾個錢的勾當。一張嘴便似翻花一般。只管合貨。郎兒吱喳。那不就是君甫的婆子麼。胖子一抹鼻頭。笑道。誰說不是他呢。他是崔刑房的二閨女。自小便縹緲的有名。近幾年街坊上輕薄子弟。纔不亂吵崔二姑娘。偏偏湊巧。他住的那條巷子內。溫老二住的北半截。都是窮門小戶。倒都是規矩住戶。君甫住的南半截。雖然大戶多。却大半是私門頭。每到夜晚。招得許多夜遊子。貓聲狗氣。將來君甫戴頂綠帽兒。都未可定哩。於是兩人撫掌一笑。會了茶錢相携而去。輔子暗笑道。俺想探些盜犯消息。却無端聽了半晌沒要緊。聽聽街柝。已交二更。於是會鈔出肆。慢步回店。方一脚踏進門。便聽江甯團着硬槓槓的舌頭吵道。真他

媽拉巴撇性的。你快給俺另搬房間就得咧。又聽得店夥陪笑道。俺以爲您二位既是同來的。同住不好麼。江甯喝道。多話。乾脆你給俺搬行李吧。輔子趑進院內之間。便見江甯督着店夥。携了行李。由自己室中趑出。直奔東廂房而去。輔子悄悄趑入室。聽得江甯鼓搗了一陣子。安歇停當。又大聲吩咐店夥道。明天早給俺開飯。俺還出去辦案哩。店夥笑道。您老面有喜色。莫非訪得些消息麼。江甯道。那是自然。若沒這機伶手段。巴巴的到遵化。現甚麼眼呢。店夥笑道。您老真可以的。明天用飯。自然合徐爺一棹兒吃咧。江甯道。噫。你看這撇性勁。又來咧。俺倆人沒穿一條褲。用不着你替俺打省算盤。店夥道。好好。您老自己吃更妙。俺們開店。就盼的是照顧多哩。於是門簾一響。店夥踢躡而去。這裏江甯却一會兒吞痰吐沫。一會兒哼唧窩調。似乎是十分高興。輔子暗想道。他忽然如此高興。莫非探

得些消息麼。他是捕務老手兒。或有特別的機伶法。也未可知。於是隔窗遙呼道。江兄纔回來麼。怎又搬了房間呢。江甯道。寬綽點兒呀。輔子道。也好。請過來談談吧。人家于捕頭。還問候您哩。江甯道。承問承問。俺今天去訪朋友。就勢兒擾了人家一席酒。如今只管打盹兒。咱明天談吧。輔子道。江兄有酒食樂兒。怎不挈帶着俺呢。說着。趲入東廂房。只見江甯果然吃得酒氣薰薰。顛頭搖腦的。坐在燈下。却自笑道。慣鑽騷窩子的賊。不會有大出息的。忽見輔子趲進。登時格啞聲一板面孔。輔子笑吟吟自己坐下。一說于捕頭接待情形。江甯只隨口哼哈。輔子道。江兄您是老手兒。咱們明天辦起案來。您看該怎生入手呢。江甯道。這話奇咧。俺跟您來。是配腳兒。竟聽您吩咐哩。輔子道。話不是這等講。一人不過二人智。還是斟酌爲是。江甯道。斟酌甚鳥。乾脆咱各幹各的。輔子笑道。如此也好。但不知江兄

今天出去訪友。可得些案子消息麼。江甯搖手道。喂。沒影兒。沒影兒。轎子眼睛一轉。正色道。俺大料江兄探不着影兒。因這等盜犯的能爲。神出鬼入。你們尋常捕家。只好抓抓偷雞賊。捉捉扒兒手。若辦這樣的大案件。如何摸的着頭呢。江甯聽了。不由氣往上撞。冷笑道。老兄弟你不用便激將法兒。來探俺口風。俺便說給你所得消息。也不打緊。因爲辦起案來。須在各人的機伶便哩。俺今天從朋友處得的消息。是那盜犯是個小白臉子。專在娼寮賭場中混混。却是蹤跡閃爍。不易捉摸哩。轎子一聽。却合自己所聞相同。因笑道。這消息雖不見落實。也算有點影兒。明天咱們還是先下鄉。還是先在城關踏踏呢。江甯道。咱各幹各的。那就請尊便吧。轎子聽了。故意攢起眉頭。逡巡覷出這裡江甯。却一會擺弄黑索。嘩啦啦的響。一會喚店夥。尋塊磨石來磨的那短刀。咪咪的。就像明日準捉盜犯一般。轎

子臥在自己室中。一面暗笑。一面揣度辦案。也便逡巡入夢。次日起來。一尋江甯業已起大早出店去咧。輔子只得更換了一身迂緩衣服。藏了防身短劍。信步到城關左近。處處踏偵。凡庵堂寺觀。以及荒園僻所。無不留神。直至日落時光。方纔回店。一問江甯。却沒回來。輔子暗道。他定是下鄉踏緝去咧。當時也沒在意。次日晨起。正想要更穿衣服。向娼寮中走走。恰巧店夥趔進。輔子笑問道。此地妓女們。誰家頂有名兒。生意興旺。店夥笑道。左家巷楊翠子。羊皮胡同王小鳳。還有東城根私窠子張師奶奶。溫家巷小蟬子家。這些小娘兒。都是頂呱呱的。招的少年哥兒們。成羣搭夥。說着笑吟吟湊近。低語道。您老要尋開心兒。喜歡那個。俺給您叫去。馬上就來。連住局都用不了幾吊錢。若關個門兒。更有限的錢咧。輔子笑道。俺是望望這些人們。那個中眼。再叫他也不遲。店夥笑道。如此巧極咧。今天

南關裏觀音寺。正是香期。這些吃薄路飯的人都爭強鬥勝的。磨着孤老。同去燒香。您老爲何不逛逛去呢。輔子一笑。即便整衣出店。直奔南門。剛出得門。甕城。却瞟見江甯合一個短衣朋友。匆匆由岔道轉出。頃刻間。混入人叢中。輔子未及招呼。却見一羣油滑少年。嘻嘻哈哈。也由岔道上。把臂而出。中有一個渾身青衣的少年。正背着臉兒。合一少年說笑而過。只那背影兒。並腳勢伶利。分明便是趙柱。輔子大駭。不及招呼。飛步便趕。只聽對面拉起破鑼似的噪子。大叫道。慢着來。一聲未盡。只聽砰拍咕唧。唏啾嘩啦。一陣響。輔子脚下一滑。險些跌倒。便有一個黑胖婆娘。蹬着兩支鮎魚脚。由地下一咕嚕爬起。一把揪牢輔子。大罵道。你這瘟強盜。敢是忙着出西門麼。凡決囚。例出西門。一跌老娘這麼一跤。倒不打緊。誰家送喜禮。不取個吉利呢。被你擗撞的一榻糊塗。你看老娘放過你哩。說着。攛

開左手五指。只顧撲搗輔子的面頰。於是街衆擁上。一齊笑勸。輔子一面笑謝。一面瞧那婆娘。滿身上塵土狼藉。紫花大鞋。污了許多喜蛋黃兒。一望地下碎酒瓶。兩半的喜盒。還有糖菓餅食等物。都攙在碎喜蛋裡。那婆娘拍手打掌的道。衆位你不曉得。俺媳婦。夜裡添了個白胖大娃娃。俺歡喜得甚麼似的。這時給俺閨女家送喜蛋去。不想遇着這瘟生。街衆中一人道。某大嫂哇。摔了喜蛋。不算回事。你賣賣老。下幾個兒。不結了麼。婆子唾道。放屁。你家婆子。纔會下蛋哩。衆人聽了。不由都笑。便作好作歹。派輔子掏出兩數碎銀。賠償了事。這一耽延。輔子忙尋趙柱。那還有影兒。不由暗想道。趙柱弟果然似在此。胡撞着尋着他。一同辦案。到是幫手哩。正在沉吟慢步。只聽背後一陣鳴鑼。喝道。輔子回頭一望。連忙閃避。驛檐之下。正是。

殷派三雄傳 第十八回

一一八

相逢不用多迴避。天下於今半是君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觀音寺訪案遇貧兒

繡屏巷攫金戲莽漢

且說輔子。見是本州官兒出來。連忙閃避。只見儀仗吏役過後。便是一乘四人藍呢大轎。前有紅蓋。後有跟騎。轎中端坐着州官兒。四方大臉。濃眉海口。雙眸炯炯。委實有些精神。就是微有駝背。並且眉稜眼角間。微透兇相。輔子是頗曉相法的。不由暗詫道。真是人無十全的相貌。這官兒如此精神。却帶兇相。直至官人等。惹出一箭來遠。輔子方纔拔步。便聽得坊衆議論。說是南鄉裏又出了竊案。官兒特去驗道。輔子聽了。也沒在意。須臾到得觀音寺。只見紅男綠女。熱鬧非常。廟裏廟外。甚麼耍貨攤咧。食物案咧。香燭棹兒咧。擺了個堆頭堆腦。清磬悠揚。旃檀繚繞。果然有許多妓女們。都扎括的花鷄鶩一般。各持高香。有的手拉手。牽了嫖客。有的笑咪咪。跟在嫖客屁股後頭。飛眉溜眼。吱吱喳喳。只向大殿上。亂擁亂擠。這時輕

薄子弟大得其所。便屬劉二姐逛廟的話咧。單向老娘們羣兒裡。挨挨蹭蹭。輔子隨喜一回。逐處留神。只見那些少年。無非是統袴俗臭之輩。並沒有可異之處。輔子看得不耐煩。便就茶攤上。小坐歇息。方吃了一杯茶。却見那個溫君甫。合一個絕俊的媳婦子。也來燒香。輔子料那媳婦。就是甚麼崔二姑娘。正在端相他衣裝打扮。果然有些像婊子。只見從後面慌慌張張趕來個蓬頭小廝。衣衫襤褸。手持破布袋。黃瓢般餓臉兒。淚悻悻的喚過。大伯伯合大媽。（俗謂伯母也。）果然在這裏。俺方纔從伯伯家去尋來。說着猥瑣瑣。近溫甫前。只管落淚。那婦人瞅了一眼。刷的聲放下沉臉兒。溫甫攢眉道。慶子呀。你尋我沒別的事。想又是你爸爸叫你借米來咧。你回去向俺管事的說。量二斗就是咧。大廟場上。你小花子似的。沒的來丟俺的臉。快去吧。小廝聽了。方要轉身。那婦人忽喝道。慶兒。你敢轉

向俺家去。餓不煞的小花子。因惡狠狠瞅着溫甫道。你的大爺腔兒。唱足了麼。可也容俺說一句兒。誰家不是一窩八口。黑汗白流的掙的錢呀。說着。向小廝道。你回去向你爹說。俺們一粒米也沒得。你爹定要借米。等你大媽當婊子去。給他掙去。小廝一聽。嚇得作聲不得。却是那眼淚。一對對兒的落。輔子見了。老大不忍。瞅着婦人合溫甫。雙雙去遠。便喚住那小廝。就茶攤坐下。又買了幾個胡餅與他吃。因問道。你這小哥。喊溫某爲伯伯。莫非是他侄兒麼。小廝落淚道。正是哩。俺叫慶子。俺爸爸合俺伯伯分家後。只有一所破落房子。整日際不動烟火。所以叫俺向伯伯借些米。不想（句）說着一揉淚眼睛。口內正嚼了一塊胡餅。只噎得咯嘍一聲。輔子道。俺聽說你們也是寬裕家兒。爲何才分了家。便沒吃用呢。慶子道。都被俺伯伯兩口兒。將先世產業折變了。只說是抵甚麼外債。因此俺們纔窮。

下來。輔子聽了。不由憤然。便道。小哥哥。你住在那裏。慶子道。俺家就在西城根繡屏巷北半截。隔壁兒是家炸菓舖。俺伯伯却住在南半截。門首兒有株龍爪槐的。便是。輔子笑道。你們住址。既如此相近。等你伯伯家飯熟。你們不會吃去麼。還巴巴借米作甚。慶子道。俺大媽利害得緊。昨日因俺爸爸前去討借。將俺伯伯都搔了個仰巴叉哩。說罷。謝了輔子。灑淚自去。鬧的輔子。心下只管不舒服。又想起趙村兒行踪可疑。一時心頭亂想。竟在茶攤上。呆坐半晌。直待溫君甫夫婦。厮趁出廟。輔子方要會鈔。趲去。一眼却瞟着江甯。大步小步的。由大殿後。趲出。直着眼睛。匆匆出廟。輔子索性不去理他。離得觀音寺。又就娼寮賭肆中。串了一回。也沒頭緒。當時趲轉店。業已天光旁晚。瞧瞧江甯室門兒。依然鎖着。便匆匆用過晚飯。歇息一回。一面思忖。明天就回鄉踏踏案蹤。一面又想起溫君甫爲人可惡。令人

不平。這等信妻言薄兄弟的東西。須要擺佈他。一下子。逡巡之間。業已二鼓之後。於是結束停當。佩了短劍。吹熄燈火。反扣室門。悄悄。蹣至店後牆。一躍而出。傾耳一聽。人聲靜悄。原來山城中夜市。沒多時光。又搭着近來鬧賊。所以二鼓後。便路靜人稀。當時輔子。施展開夜行術。只一盞茶時。早蹣到西城根繡屏巷。先到南半截。就星光仔細一望。果見住戶們。房舍齊整。中有一株龍爪槐。知是溫君甫家咧。輔子蹣近圍牆。方想躍入。忽一躊躇。暗想道。小孩子口裡話。也沒甚考究。焉知不是溫老二。死沒出息。吃喝嫖賭的。敗落了家業。却去耍不要臉。找尋哥哥呢。像這等不肖子弟。真也可恨。也就難怪君甫。視同路人了。俺且暗探探溫老二家。再作道理。想罷。趑轉身。直奔北半截。果見有家炸菓舖。從板牆縫裏。還隱隱露出燈光。輔子留神。舖子隔壁。果有一家破落大房子。知是溫老二家。於是由左邊破

牆缺口處一躍而入。不想有一隻餓的打盹的狗。正在牆下一見輔子。有氣沒力的叫了一聲。輔子取劍一恍。那狗忙夾着尾巴跑掉。正這當兒。便聽內院中有婦人道。慶兒呀。你聽狗叫哩。今天你爸爸下鄉。去尋朋友會課。你且別睏覺。把那書溫習溫習不好麼。咱們如今橫隴豎溝都沒得。若不從書本子中討生活。還仗着甚麼呢。說着語音哽咽。却聽得紡車聲動。便聞慶子倔聲倔氣的道。娘還說念書哩。俺爹若不是死抱書本子。不問家事。也不致都叫俺伯伯佔得事業去。婦人道。好孩兒。快別這般說。只要你念書長志氣。比甚麼都強。世業落在伯伯手中。也沒出了溫姓兒。俗語說得好。書中自有千鐘粟。咱們慢慢熬着罷。正說着。只聽有人叩大門。輔子趕忙隱身牆角黑影中。便見小慶跑出開門。須臾。合一人厮趁而入。小慶肩。上隱約約似有負物。直入內院。輔子料是溫老二。站起身。一傾耳。果

聞小慶子備述借米一事。便問溫老二長嘆道。慶子不須說咧。骨肉如此。連我也無顏見人。今幸從會課友家。借得斗把米。且弄些稀粥吧。於是紡車聲停。便聞析柴添水之聲。少時慶子背書聲。並溫老二教他生字聲。紛紛雜作。輔子不由暗想道。這一家兒。口吻如此。如何會敗落家業。不必耽擱。快去擺佈溫君甫。是正經。想罷。連忙躍出院。傾耳街柝。已交三更。忽聞兩半截。隱隱的似有人叫罵。仔細一聽。又沒甚動靜。輔子一路奔至君甫門首。瞅瞅圍牆左邊。還有一條窄街。直通後巷。於是從窄街穿過去。繞到宅後身。却是一片大場房。輔子住足。方隨手拈一石子。想投入。探探道兒。却聽得牆內有人罵道。好小子呀。爺爺見過這陣仗。當年爺爺顯手段。擺佈人的時光。你小子。只怕還在狗肚裡轉筋哩。你問爺爺叫甚麼。爺爺就叫祖宗。你問爺爺幹麼來。爺爺是背你媳婦子來咧。輔子一聽。却是江甯

語音這一驚非同小可。趕忙蹶進後牆根。又聽得皮鞭子。拍拍響動。江甯却大笑道。小子。難道沒吃飯麼。却來給爺爺搔癢兒。家裡出的骨頭肉。不算回事。賣給你個四兩半斤。咱們明天公堂上見。那時叫你認得俺哩。輔子不敢冒昧。良久。牆內靜下來。這纔拍的聲投入石子。聽了聽。知是平地。於是略縮身形。一躍而入。只見靠西場房中。微有燈光。便蹶去。先就窻隙一張。便見江甯四馬攢蹄的樣兒。已被人高吊在樑上。恍游游的。正在燈影裏打鞦韆哩。輔子不由暗笑道。這個瞎撞鬼。不知抓着甚麼風影。便冒失夜入民宅。就想辦案。一定抓滋咧。倒被人家捉住。且由他受用一霎兒。等俺事畢。再救他。略一忖度之間。却聞江甯微嘆道。活該俺丟人。明天甚麼面孔。見人家老徐呢。俺若將所探案踪兒。合他斟酌一下子。或者就跌不了這筋斗哩。看起來。不該藐視人家。輔子聽了。幾乎失笑。想起江甯儼

性光景。又覺可恨。略一沉吟。便一擰鼻頭。裝作老太婆聲音道。你這人。來辦案也罷。來偷俺也罷。如今被俺兒子捉住。高吊起來。又彷彿挨了皮鞭。不怪可憐的麼。我老人家吃齋念佛的。就見不的這個江甯聽了。沒日子。央道。你是這家的老太太麼。呵呀。我的媽。你快行個好。放掉俺。老實說。俺若起心偷你家。便是個筐籬大的烏龜。輔子道。你悄沒聲的等着吧。俺瞧瞧俺兒子睡下。便來放你。你不曉得。俺兒子是個頭號的懶性種哩。一對面罵人。絕倒。說着。趕忙忍笑退步。還聽得江甯啣念道。這位老太太却不錯。輔子也不理他。便飛身躍登正房。用蛇行式。蹺過前坡。由廊柱溜將下來。先向正房窻內一張。只見燈火明亮。却無一人。榻頭上。兩支描金漆皮箱。半合半掩。似乎是方纔有人拆擋什物。正這當兒。却聽得東廂房中婦人道。你就是這樣。錐扎不動的顛頑性兒。俺早就說。這二百銀子是私

貨。須要掩藏妥當。不是那一天。老二跑來起膩。話前話後。還說當年咱們老太太有壓箱底的二百兩銀子。你一向不二惑。如今院內又捉住偷兒。咱不快掩藏。還等甚麼呀。便聞君甫咕嚕了一句。接着掘地聲動。輔子放輕步兒。貓兒似蹺向東廂房。就窗縫一瞅。只見溫君甫夫婦。正蹲在東壁隔落裏。合手用短刀掘坑兒。臨窗案上擺着四封銀包。都用桑皮紙裹好。便聽君甫道。如今掘停當咧。你遞與俺銀包。就掩埋吧。婦人唾道。這會子你又忙了手脚咧。咱那床底下有隻鬼臉的小瓷罈兒。等俺去取來裝銀。然後掩埋。說着婷婷站起。輔子登時得計。便直奔正房門後。只蹲下身的當兒。已聽得小脚兒細碎蹺來。輔子聽簾鉤一響。連忙將腿一伸。婦人叫道。我的媽。接着嘆通一聲。正是。

朕僕術工盜有道。

不平俠客使之平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殷派三雄傳 第十九回



第二十回 財取不義快人快事 愚而自用誤一誤再

且說那婦人。一跤跌倒。偏巧他方纔擺弄銀子。見有一錠小圓銀兒。白潔可愛。便隨手裝入小肚前肚兜中。這時合面一跤。正墊在要緊所在。只痛得吱呀不止。（也算陰狡之報。一笑。）因罵道。都是你刻薄鬼。打算盤。只圖穿堂裏省蓋燈。却跌人這麼一跤。（補出穿堂黑暗。用筆細甚。）君甫忙趕來道。這是怎說呢。沒摔了膀骨。蹲了腳呀。於是跳入裡間。端出燈來。連忙扶起婦人。只見他攢眉裂嘴。又待笑。又待哭。彎着腰兒。手熨臍下。君甫道。了不得咧。莫非攛了腿兒麼。婦人狠狠唾道。不用說咧。快拿燈來。取罈兒吧。這時輔子。早已一道烟似的。閃入廂房。揣起四封銀兩。依然躍登正房。飄落場房院內。剛躉近靠西房窗外。已聽得江甯呻吟道。這個老幫子。（俗嘲侮老婦也。）却怎的沒緊沒慢。難道那麼大的兒子。還用你拍

鳴他纔睡麼。咳。天地神聖。他放掉俺。總算有些指望了。只是怎見老徐呢。他若不曉得這段事。還罷了。若曉得。一句。咳咳。輔子聽了。只暗笑不已。因捏鼻道。賊大哥呀。江寧忙道。老太太麼。快放掉俺。這等稱呼。俺那裡當得起。俺小的多哩。給你當兒子。都使得。輔子道。今晚不成功。俺那兒子。乾脆。他不睡覺。沒別的。咱各幹各的。您就請尊便吧。(妙妙)說着。撲哧一笑。這一來。江甯聽出語音。因叫道。哈哈。徐大爺。徐祖宗。真有你的呀。俺江甯。算佩服你咧。以後叫俺吃屎去。都成。輔子忙道。江兄別嚷。俺就來也。說罷。用短劍。削落外鎖。推門入去。割斷繩縛。扶下江寧。無奈江寧被縛的。渾身麻木。舉足不得。強勉掙起。百忙中。小腿肚子。又轉了筋。這時。聽得溫君甫夫婦。在前院內。呼奴喚婢。反覆盈天的亂嚷。於是輔子蹲身兒道。江兄。快向俺背。等俺駝你出去。江甯應諾。輔子一縮身。竄至院內。只雙足略

頓早已躍登後牆。接着一個蜻蜓點水式翻落後巷。突突突。弩箭一般。直奔西城根僻靜處。約摸離繡屏巷一二里路。方將江甯放下。這時江甯見輔子如此身手矯健。不由得佩服的伏俯在地。便道。徐爺。唱一言抄白總。大人不見小人過。俺從先向您胡喊喊。您只當俺是隻小巴狗兒就得咧。輔子道。江兄不必如此。且請在此少待。俺還有點小事。去去就來。說罷。撲翻身便奔回路。江甯暗想道。難道他掉了甚麼物件麼。或是見那小娘兒長的俏俐。(指君甫妻)去幹一傢伙呢。遂又轉念道。該死該死。人家徐爺。可不像走邪道朋友。正在亂思。只聽背後草地裡。窸窣亂響。鬧的江甯有些發毛。(俗謂恐慄也)蹭回身。仔細一望。却是隻挺大的野狗。冲着自已。嗚嗚有聲。江甯罵道。可惡東西。你要啃倒臥。還早些哩。因拾石打去。那狗只向後稍退。却益發喉嚨裏發悶腔兒。前爪據地。就要驅咬。江甯大怒。

道。人要該晦氣。狗都欺侮人。索性跳起來。提石塊便趕。那狗叫一聲。向一家住戶後牆邊跑去。江甯趕到。只覺腿還有些發酸痛。便就勢兒。坐在對牆一株大樹後。方暗瞅輔子若奔來。自己好迎上去。正這當兒。只聽颯一聲。便有一條黑影兒。由牆內刷出。頃刻間向北奔去。風也似的快。江甯趕忙趁了兩步。伸脖遙望。早已影兒不見。不由暗想道。這條影兒。大半是夜行朋友。可惜徐爺。沒在這裡。只俺老江。却不成功了。正在北望呆想。忽覺背上有人拍了一掌。江甯驚望。却是輔子。便道。徐爺早些來一步。咱的案子。就許辦住咧。因將方纔所見一說。輔子笑道。咱且回店細談吧。不提徐江兩人。趲回店去。且說溫老二夫婦。次晨起來。溫老二生平。有份早功課。結帶下床。一切不顧。先須正襟危坐。合着眼兒。默背夜讀的八股兒。讀到酣暢處。真是聲調鏗鏘。韻動四鄰。他娘子搔着頭兒。正在穿堂裏炊稀粥。

只見小慶子。從後院跑來。扭股糖似的。纏住他娘道。娘呵。你有菓餅兒。爲甚不給俺個吃呢。却把來置在後窻檯上。娘子詫異道。咱家粥都沒得吃。還有菓餅麼。慶子道。娘還瞞俺哩。那後窻檯上。不是齊整整四封菓餅麼。娘子聽了。不解所謂。便合慶子。惹去一望。慶子不容分說。跑近窻檯。登時拿下一封。娘子接來。只覺沉重非常。一看是銀封模樣。不由失聲道。這不是銀子麼。這一聲不打緊。溫老二書聲。憂然頓止。三脚兩步搶出來。打開封兒一看。誰說不是白花花的。好寶貝呢。小慶子望見。只喜得滿地亂迸。溫老二夫婦。却木偶似的。呆了一對兒。少時神定。彼此一搵手。居然覺痛。方知並不是夢。娘子笑逐顏開。却又兩淚交流。便忙忙將那三封銀。也取下來。正沒作理會處。只見溫老二。只管點頭啞嘴。低頭沉吟。忽然正色道。不妙不妙。暴得多金。一定不祥。況且這時光。竟鬧盜案。此項銀子。其來

無因也就大大可慮。娘子聽了不悅道。依你說。難道咱就扔出去麼。溫老二道。扔出去也不是法兒。咱且謹藏起來。聽聽外邊風聲再說吧。於是一家兒抱銀入室。溫老二一面摩捺。一面估猜。忽一眼望見封上號的碼仔。細一看。不由痛淚交流。舌蹇不下。呆了半晌。忽然哈哈的笑道。娘子。此銀咱竟可收用。是沒錯兒的。那娘子。方因丈夫酸溜溜蠍蠍螫螫。鬧得心下不舒服。這時便慢慢廝理的蹇近道。又怎麼咧。溫老二指着號碼道。你看這碼兒。還是小時節俺手畫的哩。便是咱家老太太的體己銀兩。一向被大哥攘入手中。如今忽到咱家。依我看來。定有非常俠客。知咱大哥作事不平。致有此舉。一言未盡。只聽大門上。擂鼓似的槌。娘子赶忙收銀不迭。溫老二跑出。喝問道。誰呀。便聽得鄰人語音道。溫二爺。還不快去瞧瞧。你家哥子。今夜被盜。丟了整整二百兩銀。現正忙着報案哩。不提溫老二去

望君甫自有一番光景。且說輔子合江甯奔到店後。依然從牆上躍入。輔子開室門。讓江甯進去落坐。江甯先問道。徐爺去的好巧。怎就知俺被人捉住呢。輔子笑道。你先不必問。俺却要問你。無端夜入人家作甚呢。江甯道。說不得。都是俺眼睛欠亮之過。俺因疑惑這家的小娘兒。一指君甫妻。一是指子。又見那少年。一指君甫。合他到觀音寺去燒香。兩個在殿後院大樹下。噉密語。恰巧俺在樹後歇腳。但聽得少年道。方纔那小廝。竟跟蹤到這裏。你說多麼可氣。小娘兒道。咱少時回去。先想法將那宗銀子。掩藏起來。是正經。便是你也。少在街上撞。省得遇見他們。一寫得閃爍可疑。一俺聽了。以爲少年定是盜犯。在相好婊子家窩藏贓物。所以俺跟他們去踏準門戶。夜晚便去辦案。不想那少年。手脚不弱。真有兩着兒。三恍兩恍。將俺打翻。並喝道。俺在這街上。住了幾輩子。那僧賊毛兒。敢入俺

家。你這厮也就好大胆哩。俺一聽是民家住戶。方知俺這嗎事。鬧擰咧。却是徐爺。怎就知俺被捉。趕去相救呢。輔子笑道。俺那裏知你被捉。無非湊巧罷了。因將溫家兄弟一段事一說。並自己不平。要盜取君甫銀兩。調濟溫老二許多情節。一一述出。江甯聽了。恍然道。如此說。您那會子。惹去半响。想是給溫老二送銀去咧。呵呀。徐爺真罷了。俺算服你咧。但俺方纔在那家兒後牆外大樹後所見。您揣度是怎麼件事呢。那條黑影兒。可真伶俐哩。輔子道。等明晚咱去探探。再作道理。說着。業已將交五鼓。兩人都疲困上來。便同榻一覺好睡。次日。店夥見兩人忽然同室。江甯又忙碌碌山廂室中搬行裝。入輔子室中。便趲進道。江爺今天用飯。還是自吃呢。同吃呢。江甯瞪起眼道。俺們回來。自然吃住在一處。店夥聽了。唯唯而出。倒招得輔子十分好笑。這時江甯百依百順。再也不敢合輔子甩大鞋咧。須臾

飯罷各自出店踏案。傍晚時光各自覓回。兩人談起來。仍沒頭緒。晚飯罷。一更向盡。兩人方商量着去踏訪。昨宵所見的黑影兒。恰好于捕頭遣人來請輔子講話。輔子無意中笑道。江兄別自家出去咧。等俺回來。咱一同去。妥當些兒。說着。合來人匆匆自去。這裡江甯。悶坐良久。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不由暗歎道。俺江甯創了一輩子。如今却讓人家新手兒。（指輔子。）比下去咧。無怪人家說響亮話。人家作事兒。也真妙相。但看他盜銀送銀。並外掛着救俺。眨眨眼工夫。八下裡都停當咧。有這等本領。將來破案叫響兒。怕不都是人家麼。俺老江。屬破鞋的。簡直的提不的咧。想到此。渾身疲倦。正要歪倒打盹兒。忽聞店夥吵小夥計道。俺說你是好話。人總要死求白賴的長志氣。好漢子被人連拿三綱下馬。面不改色。別破罐子破摔呀。江甯一聽。不由嘯跳起。暗道。不錯的。他這話倒是教訓俺哩。昨宵那

家牆內。既有黑影飛出。俺何妨去探探。倘得消息。俺回來報告徐爺。也稍可遮遮羞臉。主意已定。便忙忙結束。帶了短刀。一溜烟似的。竟自出店。正是。

方幸昨宵遭解縛。會看今夜又成擒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